

悲歡因緣

謝曼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362B

序

古語云。『否極泰來。樂極生悲。』這兩句話兒。就是解釋人生不能過於樂觀。也不可能過於悲觀。禍福倚伏。悲歡相循。天道靡常。世事原難逆料的。張君恨冰飽學士也。近以課餘之暇。撰著這部『悲歡因緣』說部。這部書的內容。在下雖不會細細披讀。然而張君的學問。張君的環境。我是素來知道的。我知道他是一個能歡能悲。又歡又悲的過來人。物學問是不必說。非但淵博。而且富於描寫。天才據他自己說。這部書就是他自已畢生的寫照。比啼笑因緣的情節。還要曲折萬倍。濃厚萬倍。把悲歡二字。解釋得非常透澈。使人看了會悲歡皆非。哭笑不得。從前有人在嚴冬盛寒的時候看了『雲漢圖



「便會週身發熱，站在雪地裏不覺寒冷。又在酷暑盛夏看了『北風圖』便會遍體生涼。站在烈日中不覺炎熱。這部『悲歡因緣』既是一部冷的說部，恰好又在這盛夏炎天出版。諸君不妨就把它當作『北風圖』看。包你讀過之後，就會遍體生涼，身心舒泰，長夏苦無消遣。在下敢把這部『悲歡因緣』介紹。費極低之代價。可以抵得北戴河乘涼，莫干山避暑。真是一種消夏珍品。胡君是這部書的主人。他也是書買的前輩。經驗宏富。對於這部書造意着實供獻。作者張君不少。養似二君合著而成的一部偉大巨著。書成後。要我做一篇序。我何以應命。拉拉雜雜寫這一篇序。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說的什麼。恐怕給張君瞧見。一定要笑掉牙呢。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湯筆花序于劍琴書室

緣因歡悲
錄目集一第

- | | | |
|------|-----------|-----------|
| 第十二回 | 回陽世義妹勝同胞 | 遇異鄉賢東成至戚 |
| 第十一回 | 念美色情憶奇夢 | 尋父棺錯發閨女 |
| 第十回 | 邢秀才母子祭坟 | 章土奇荒野遇異 |
| 第九回 | 陶封君陰府認女 | 俞俊卿悲中收子 |
| 第八回 | 戲嬌姿惡鬼欺孤 | 憐弱質封君仗義 |
| 第七回 | 氣憤填胸雪姐思家鄉 | 酸勁頓起尤氏發雌威 |
| 第六回 | 知府懼內私聚小妾 | 紅顏命薄又失自由 |
| 第五回 | 花言巧語哄騙美人 | 殷勤款待雪姐中計 |
| 第四回 | 攜嬌娃外室慶生辰 | 遇強徒長江遭陷害 |
| 第三回 | 狂嫖好賭出賣侄孫女 | 果報昭彰背疽喪性命 |
| 第二回 | 拆散姻緣仙姑失踪 | 病入膏盲家人弄鬼 |
| 第一回 | 窮書生避仇走他鄉 | 小公子臥室遇奇緣 |

長 篇 小 說

悲 歡 緣
第 二 集 目 錄

- | | | |
|-------|----------|----------|
| 第十三回 | 試鐵弓叔姪顯英雄 | 解玉環陶蘇結秦晉 |
| 第十四回 | 鵝禪關菩提三指覺 | 施武勇英雄兩傾心 |
| 第十五回 | 灑別淚征途重氣誼 | 敘情腸繡閣惜分離 |
| 第十六回 | 乍施威強徒齊授首 | 重聚義昆季共御杯 |
| 第十七回 | 廉縣令因公留壯士 | 賢操江爲國舉英才 |
| 第十八回 | 得喜信父子歡聚 | 送上任兄弟含悲 |
| 第十九回 | 小英雄鎮守瀏河 | 陶知縣兄弟相逢 |
| 第二十回 | 識小妹征棹解離愁 | 得嬌女慈幃添喜色 |
| 第二十一回 | 奇俠女棲身有地 | 小英雄殺敵得功 |
| 第二十二回 | 含悲離別情同骨肉 | 知恩必報北上送書 |
| 第二十三回 | 報遠信巧遇遠歸人 | 覓幽棲耑拜幽居叟 |
| 第二十四回 | 老道學論交成水乳 | 小仙娃識相別賢愚 |

長 篇 小 說

悲 歡 緣
第 三 集 目 錄

第二十五回

去炎威故里訪親知

納清涼異鄉逢骨肉

第二十六回

翰書生僥倖中試

真鐵口直言談相

第二十七回

違聖諱主攷難決

送銀兩飲氣復發

第二十八回

邢公子親上對親

唐小姐喜中添喜

第二十九回

郎才女貌備極溫柔

母慈子孝歡聚團圓

第三十回

唐進士攜眷上任

獸舉人伴兄入都

第三十一回

因母病無意取功名

試文才片刻竟成章

第三十二回

勸出仕真心動豪傑

拜相國具眼識英才

第三十三回

試金殿犀管落珠璣

擾海疆倭寇爲狼狽

第三十四回

重義氣千里冒凶鋒

教急難一身衝險隘

第三十五回

演雙刀船駕獻技

試鐵篙英雄稱能

第三十六回

投針芥歸路稟慈親

作書函臨岐薦壯士

長篇小說

悲歡因緣
第四集目錄

第三十七回

小英雄結就良緣

惡公子見色魂飛

第三十八回

查倉廩督憲報私仇

糾醜類青山放响馬

第三十九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

第四十回

貪美色狹路喪凶徒

重英豪平台試武士

第四十一回

重恩義客裏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第四十二回

邢御史遣將救吳門

陶副總統兵誅海寇

第四十三回

現仙容一劍截魔頭

奮神勇單騎擒積寇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途

惡貫滿盈倭奴逢殺劫

第四十五回

擒賊首老將立功

上奏章御史陳情

第四十六回

論功行賞各陞官階

神號鬼哭主請高僧

第四十七回

久別重逢骨肉歡聚

委曲成全姊妹如願

第四十八回

雪冤仇墳前誅盜

見聖駕金殿封官



香豔武俠
長篇小說

悲歡因緣

張恨水著

第一回

窮書生避仇走他鄉
小公子臥室遇奇緣

詩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佛經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乃此必然之理。即聖賢之經傳。亦無非教人以孝弟忠信之事。然此中愚夫愚婦。難以解究。惟有因果之說。言者諄諄。聽者有味。無論賢愚貴賤。婦人女子。俱能通曉。可以感發善心。戒除惡念。今有一段奇文。此中千奇百怪。到頭天理昭彰。報應絲毫不爽。一一說來。可以少助勸人爲善之道。又見得天地之大。無奇不有。况情真事實。非屬荒唐。靜聽始末。不但可消閒排悶。且於身心大有裨



第一回 窮書生避仇走他鄉 小公子臥室遇奇緣

二

益。卽作一因果觀之。亦無不可。却談這段故事。出在明朝嘉靖年間。有一秀士。姓邢名秀。字玉峯。祖貫金陵建康人氏。祖父邢源道。官至九江太守。父親邢如嵩。中過一榜。因病早亡。寡母何氏。撫育成人。這邢公子。年方弱冠。生得天姿俊雅。稟性純良。事母至孝。且篤行好學。十六歲上。卽游泮水。甚慰母心。更喜馳馬試劍。熟習韜略。嘗自謂大丈夫。當文武兼備。豈可只效尋章摘句而已。因此論文之暇。便以擊劍騎射爲樂。家中薄有田產。只老僕邢忠。夫婦二人。相依度日。祖父任九江太守時。一清如洗。宦囊蕭條。彼時有一所屬縣令侯子傑。因貪贓枉法。認良爲盜。招解到府。被邢公審出實情。據實將該縣詳參。不料這侯子傑。恃有內援。且與上臺有情。反揭邢公得贓枉斷。上司欲從中袒護。又恐難平公論。只得將那人重罪改輕。含糊結案。邢公



見仕途危險。且稟性不合時宜。遂告病致仕。因此侯子傑。記仇甚深。及邢公致仕後。又夤緣權要。不及二年。行取進京。歷遷部郎。數年之間。出爲江南巡撫。因憶舊仇。於未到任之先。卽暗差心腹來察探邢家動靜。及聞邢公已故。公子早亡。只有公孫在庠。孫兒寡婦。視若寇讎。計圖洩恨。及到任後。屢在各官面前。誣說邢公當日。勒他代賠官項銀八百兩。現有借券未償。指望屬官。希其旨意。起釁中傷。各官中有知其細底者。惟含糊答應而已。內有一府學教授徐元啓。是邢秀的老師。平素最爲相得。聞知此事。卽暗地通信與邢生。令其早爲防備。莫至臨時失措。卽教他告遊學遠出。以避其鋒。這邢公子亦常聽母親說及此事。不料如今。正在他治下。又有代償官項之言。勢必借此起禍。孤兒寡婦何以支持。因與母親商量。不如依老師之言。暫離



鄉井。遠避兇鋒。此爲上策。思量惟有母舅何芝玉家。居山東沂水縣之尙義村。可以往就。欲奉母親一同前往。邢夫人道。自你父親去世。你還幼小無知。你母舅已多年不通音信。近日不知作何光景。倘若事出意外。他鄉外省。何處存身。邢秀道。母親不須遠慮。兒已計及。卽母舅處或有他故。囊中尙可支持。暫爲賃寓他方。亦無不可。况這巡按官限期一滿。就要離任。待他去後。便可回鄉。母親但請放心。老僕邢忠。亦道大相公之說甚是。况他是一個炎炎赫赫的巡按。要來尋起我們的事來。如何了得。太老爺在日。執法無私。不徇情面。相交甚少。雖有幾個同年故舊。已冷淡多年。不相關切。倘有不測之事。誰來照應。還是避他的爲妙。邢夫人道。既如此。便依你們前往。自從你外祖父母去世。我也時常記念你母舅。幾番要打發你前去探望。因爲



你年幼。今趁此前往。得與母舅一會。也慰了我夙願。當下商量停妥。卽遞了一張告遊學的呈子。一面將家中一切。託與邢忠照管。母子收拾細軟。帶了老僕婦梅氏。卽日雇就船隻。邢秀只有一個親姑娘。嫁與本地鄭巡廳爲妻。姑夫已故。單生一子。名叫鄭璞。己人鬻門。爲人樸實。却有些憨態。惟與邢秀兩表弟兄。最相友愛。當日晚間。前往一別。次日五鼓。卽開船前往山東進發。且說這邢秀的母舅何芝玉。也是世家舊族。父親由兩榜作了一任刑廳。在江西任上。遂與邢家聯姻。後來致仕回家。不幸與夫相繼去世。家業雖然不大。尙可溫飽度日。這何芝玉。爲人瀟灑。疎放不羈。且生平好奇。素有豪氣。年已二十有七。名列鬻宮。因連丁兩艱。尙未婚娶。每念胞姊遠嫁金陵。姊夫已故。幾欲往探。因爲家下無人。遷延不果。又見仕途傾險。遂無進取。



第一回 窮書生避仇走他鄉 小公子臥室遇奇緣

六

之念尋常。惟與幾個好友往還。無非以詩酒琴劍爲樂。這一日。從平日最相知的通世弟兄章士奇家。赴席回來。時已薄暮。到得書齋。已覺微醉。呼小童烹茶來。吃了一杯。隨寬衣解帶。欲就安寢。忽覺背後似有行動之聲。卽回頭看時。却見一素袂女郎。在後手掠鴉髻。嫣然微笑。何生驀然看見。大吃一驚。及細看時。生得美麗動人。光豔奪目。何生素有胆識。自思此女非狐卽鬼。因定一定神。問道。你是精是鬼。請實說無妨。女郎笑道。請問郎君。妾如是鬼。郎君可畏懼否。何生道。人鬼雖殊。其情則一。偷情有所鍾。生死以之。何懼之有。且請問小娘子姓名來歷。女郎笑道。妾實告君。我非狐鬼。乃謫仙也。只因有過。暫降紅塵。與郎有夙世之緣。故不避嫌疑。俯就。若不見棄。且與郎君有益。何生大喜道。小娘子眞神仙中人。今自屈來此。只恐我無福消受。



縱然是鬼亦當相戀。何況仙乎。當時情興勃發。隨携手並肩。與之寬衣。只覺肌香膚滑。情蕩神迷。互抱上床。極盡繾綣。何生從未入此溫柔鄉。而今真個消魂矣。因摟頸問其住居眷屬。女郎道。仙凡交接。大約要有夙緣。方能會合。若使無緣。斷難相強。至於居住雖有。君亦難到。欲問何爲。何生道。聞得亦有狐屬之數。假託仙名。與人爲祟者。是何緣故。女郎道。凡屬精靈。變幻惑人。亦常有之事。不足爲怪。大抵緣至而合。緣盡而散。卽或其人。有夭折傷亡之處。原是其人命盡祿絕。並非若輩之祟。再或其人。兇狂淫亂。故使若輩促其喪亡。如武三思輩。亦是數所使然。倘有人無故傷殘。若輩自然也有報復之道。否則與人交接。有益於人處甚多。倘其人根本來深固。福錦綿長。則若輩更可益以厚福。倘若福德淺薄。卽與之因緣會合。亦不能強而益。



第一回 窮書生避仇走他鄉 小公子臥室遇奇緣

八

之何生道。據仙姊說來。與小生固屬有緣。但恐我無福以當。將來究竟何以結局。女郎沈吟未答。似有歛歔嘆息之意。良久乃言。郎君此時情意雖好。其中脩短有數。不能預定。所慮郎福祿淺薄。恐有中變。然此時尙早。不必過計。何生亦不復問。兩個枕上。歡娛綢繆。備至。初則宵來晝去。繼而終日不離。僮僕輩亦無嫌避。皆以仙娘稱之。後來朋友輩知道。凡請見者。驚心奪目。無不以爲神仙中人。亦有願請一見。而終不與見者。何生亦不能強。惟世交章士奇到來。便十分敬重。教何生款待盡禮。常說他是端人正士。後來富貴功名。未可限量。至於操作井臼。女紅中饋之事。無不盡美。眞同伉儷。恩愛異常。兩月之間。腹已有妊。年餘卽產一女。何生甚喜。遂無他娶之念。仙姊亦云。郎君若能矢志不移。尙當爲郎圖一後嗣。何生亦喜而唯唯。大凡人生



在世富貴窮通。壽夭鰥孤。俱有定數。非人可能逆料。假若何生矢志終不移。與這仙姊始終偕好。生子續嗣。豈不完美。總因少年情性。初時得此麗人。便如獲至寶。迨後習以爲常。便不珍重。又兼有三朋四友。口舌叻叻。有的道你是名門舊族。豈可不選門當戶對。正經婚娶。乃與一妖異爲偶。豈不被人笑話。有的說他雖然美好。終不知他來歷。日後恐難保始終。有的說縱然與你生育子女。到大成人。知道是妖異所生。誰肯與你聯姻婚配。似然衆口叻叻。言三語四。把一個何生弄得沒了主意。這日因與心腹世交章士奇商及此事。要他定個主意。這章士奇是個豪邁之士。見他問及。便道情之所鍾。固不能忘。但夫婦爲人倫之始。原不可苟合。如今當正娶一房爲嫡。他果是仙流。必不見妬。如此則情義兩盡。何生聽了。只是點頭。自此遂有另娶。



之念。這仙姊亦早知其意。只做不知。聽其動作而已。却說何生。有一族叔。何成年將望六。一生不務正業。惟以嫖賭爲事。以致家業蕩然。目前又無兒女。只夫妻兩口度日。何生的父親在日。亦常常周濟與他。無如到手卽空。難填欲壑。及到何生手裏。雖不能如先人看顧。斗米束薪。亦屢屢照拂。自何生有了仙姊。他從不能一見。心中愧恨。如今知道何生。有人勸他婚娶。這日走來說起城中黃員外家。有一女兒。生得如花似玉。年纔二九。女工針指。無一不精。又是獨養女兒。妝奩甚是豐厚。這頭親事。我知詳悉。不可錯過。何生因知他是個荒唐的人。難以憑信。因隨口應道。承叔父好意。但婚姻大事。尙容打聽明白。再煩叔父爲媒。當日就留何成酒飯而去。次日何生因往相好處探訪。這頭親事。果與何成所說不差。因思若卽請他作媒。恐又生別



故不若竟煩章兄爲媒。萬無一失。當時主意已定。卽決請章士奇作成。那黃員外與章士奇又是相好。知何生是世族人家。且人物風雅。便已應許。選日行聘。擇吉婚娶。諸事已備。直到行聘前一日。何生歸家。對着仙姊欲言不語。自覺抱慚。欲待不說。事已成就。欲待說出。又恐見怪。正是只因自不堅情意。莫怪人多說是非。究竟不知何生如何說出。仙姊果否允從。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回 窮書生避仇走他鄉 小公子臥室遇奇緣



第二回

拆散姻緣仙姑失蹤

病入膏肓家人弄鬼

却說何生將復娶的事。婉曲告訴仙姊。備言不得已的緣故。仙姊笑道。這事我已盡知。從前原會說過。數皆天定。不可預期。今郎既已另娶。正宜燕爾新婚。我若在比。恐新人疑忌。難以相安。因將懷中女兒。乳哺一飽。遞與何生道。這是你一點骨血。轉囑新人。善爲撫育。便如妾在一般。言畢。抽身便走。何生一把拉住道。仙姊意欲何往。仙姊道。緣至而聚。緣盡而散。我早已言過。何必再問。遂絕袂而去。轉瞬間形跡已杳。何生懷抱此女。若失魂魄。半晌方能移步。回到房中。看見遺簪剩珥。芳賦猶存。倍增慘切。但事已至此。悔亦無及。因着家僮。卽雇覓乳母。撫育此女。况明日又是行聘吉期。諸事勿冗。幸有章生常在。



這邊事事照料。這何成。因爲不要他做媒。心中大不快活。因想日常還要仰賴些柴米度日。不敢使氣。只得前來帮忙。到了次日。行聘過去那邊。也有回盤禮物。不必細說。擇定第三日迎娶。到第二日。女家即發妝奩過門。到了迎娶這日。自有許多親友隣里。到來賀喜。午間親迎花轎到門。拜堂合巹已畢。款待親隣。席散之後。回房細看新人。雖不及仙姊的容光美麗。亦有幾分姿色動人。一宵佳景。不表。這黃小姐亦知有奇遇之事。因向何生問其始末。何生一一細述。如今現生一女。已有三週。取名小梅。隨呼奶娘抱來觀看。却生得粉裝玉琢。酷肖其母。黃氏雖撫弄了一回。心中暗想。這終究是個怪種。大來諒無好處。隨遞與奶娘。略不經意。這何生自娶黃氏之後。看其形容動止。不及仙姊遠甚。又見他不親愛小梅。未免心中鬱鬱。且常常思想。



仙姊的風流蘊藉。動止隨心。便像出神的一般。黃氏初時。不大理會。後來見他光景。知他想念仙姊。因將言語盤詰。何生未免把衷曲吐露。黃氏大不快意道。你既如此貪戀妖婦。又何必另娶我來。不如早尋着他。同他一處去了的好。何生雖不回言。心中更覺不悅。這黃氏每日妖精長。妖精短的聒噪。小梅抱在面前也全不睬覷。一日晚間。夫妻兩個正在房中絮聒。黃氏道。我從不曾聽見有仙人。肯與凡人成親的。他不過是個妖孽。你却念念不忘。幸虧他去得早。若在身邊。只怕連性命也要送在他手裏了。如今留下這個妖種。恐怕大來。還是個禍根哩。何生尚未回答。只聽得黃氏哎呀一聲。幾乎跌倒在地。端的是被人臉上打了一掌。分明聽得有人說道。我奉娘娘法旨。在此察聽你這賤婢。甚是不賢。我娘娘與你並無嫌隙。你何故屢屢惡



第二回 拆散姻緣仙姑失踪 病入膏肓家人弄鬼

四

言傷犯小姐雖非你養。也是何耶一點骨血。你視同膜外。全無一些恩義。情實可惡。以後好好照管我小姐便罷。倘生歹心。教你性命不保。黃氏明明聽得。對面說話。眼中却不見形影。何生亦大駭異。正欲動問。已覺杳然。黃氏臉上。被這一掌。打得紅腫了半邊。嚇得魂魄俱失。半晌不能言語。何生過意不去。將他摟在懷中。再三撫慰。自此以後。黃氏再不敢提起妖精二字。女兒雖不十分鍾愛。亦不敢以陰毒相加。桂苒流光不覺又過了數載。誰知何生命中無子。黃氏也竟無喜信。小梅已是九歲。聰慧過人。四五歲上。父親教他讀書寫字。過目了然。女紅針指之類。一看即會。有如夙習。何生珍愛過於掌珠。更有一樁奇異。凡與何生往來親友。一見面。就知他的賢愚貧賤。壽夭窮通。屢屢向父親指說。某人可以親近。某人只宜疎遠。且常愁父親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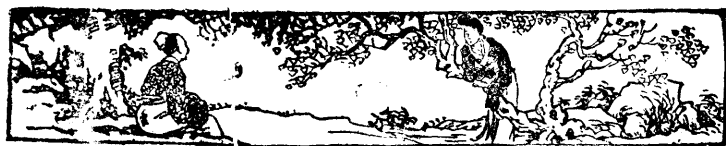


數不永。并乏後嗣。母親又不得見面。時時暗中零涕不已。却說人生修短。自有定數。這何生到三十六歲上。忽然抱病。日漸沉重。延醫服藥。總不見效。這小梅天性孝順。十來歲的女兒。竟與大人無異。覓父親病重。日夜服侍。衣不解帶。黃員外夫婦也來看望。朋友中惟章士奇無日不至。請來各處名醫調治。吃下藥去。如石投水。毫無功效。淹纏枕席。數月有餘。惟小梅日夜飲泣。不離左右。何生慊慊一息。自知病入膏肓。諒難醫治。思想此身不曾做得一些事業。又與仙姊半途分拆。未能接續宗嗣。只有胞姊一人。又遠絕音信。族中又無可託之人。黃氏年少未生。諒不能守。女兒伶仃孤苦。依傍何人。想到此處。肝腸寸斷。一手捏住小梅。哽咽不能出聲。半晌說得一聲苦了我兒了。長歎一聲。便淹然而逝。小梅哭得昏暈在地。黃氏也號哭了一場。便

第二回

拆散姻緣仙姑失踪

病入膏肓家人弄鬼



收淚料理衣衾等事。此時何成。因見姪子病重。也日日在此相幫。照料。幸喜棺木是章士奇早已爲他備就。不致臨時慌促。這何成。早有覬覦之心。今見姪子已死。黃氏年少。家中無主。他就是當家起來。事專主而行。黃員外夫婦。自女婿病時。常來看望。後來見病勢沉重。黃媪就在此住下。幫女兒照管。今見女婿已死。家中無人。又見這何成。事事專主。素知他是個無行之人。諒來沒有出豁。暗與女兒商量。你青春年少。又無子嗣。守亦無益。不如早爲之計。黃氏亦早懷別抱。琵琶的念頭。聽了母親的說話。恨不得即時改嫁。只爲生人耳目。難掩。且挨過斷七。再作道理。因暗將細軟之物。陸續運回。小梅縱然眼見。亦不敢作聲。這何成。已看在眼裏。肚內尋思。我的老婆兒。又是個病廢之人。不能前來照管。倘黃家母女。將財物細軟。席捲去了。我又



無稽查豈不是糟鼻子不吃酒。枉耽着虛名了。此時正在熱喪。難以開口。又不能捉他破綻。只得隱忍不言。挨到首七。就開吊。素常往來的親朋鄰里。都來吊唁。少不得做些佛事。并款待親鄰。過了二七。就擇日出殯。葬在祖塋。諸事草草完結。惟小梅日夜哭泣。甚是狼狽。子然孤弱。痛癢誰關。時光迅速。已至終七。這日黃員外備了一席到來。燒紙。何成就將他留下。坐談間。何成就開口道。我姪兒不幸身亡。又無子嗣。姪婦正在青春。相守亦非常計。如今遺下這個女兒。到大來。雖別家之人。也還要與他留個地步。不知親家意下如何。黃員外未及回答。這黃媪早從裏邊出來。說道。親家說得甚是有理。我女兒年少。又不曾生育。縱要守節。亦無倚靠的人。方纔你老人家所說。要與你孫女留個地步。倒像我們有甚麼欺心的意思。但是我家陪嫁妝



第二回 拆散姻緣仙姑失踪 病入膏肓家人弄鬼

八

奩仍當取去。其餘是何家的物件。一些不動。你老人家點收明白。好與你孫女作地步。兩老口也好相依過日。豈不兩便。何成道。這話雖如此說。但裏邊的箱籠物件。不是我老拙多須要檢點個明白。是你們陪嫁之物。聽憑取去。其餘絲毫不得拏動。俱要留與這姪孫女過活的。黃媪笑道。說得極是。如今就請進去檢點檢點。大家釋疑。當下何成。進去點看。也知細軟。早已運去。却沒有對證稽查。難以爭執。看來不過剩得些尋常首飾。散碎銀兩。并衣穿等件。看罷。只說得一聲。我家姪兒。難道只留下這點東西不成。黃氏便接聲道。你姪兒本無遺種。自從病起至今。這請醫服藥。衣衾棺槨。開喪發殯。待人請客。也不知用去了多少銀錢。這都是你老人家親眼看見。難道是假的。黃媪又接口道。你老人家不信。連我女兒的箱子。都打開來看一看。省



得疑心。何成明知看亦無益。便隨口道。這也不必。此時在何成的意思。不若教他今日就搬了出去。省得另日又多一番周拆。這黃員外亦有此意。却一時不好出口。倒是黃媪說道。今日既已說明。省得另日又要過目。不如就搬了出去。到覺兩便。何成聽說正中心懷。便道。親母說得甚是爽利。到是這般的好。當下就吩咐黃宅帶來的家人。將應搬之物。盡行搬去。晚間叫了兩乘小轎。到來黃氏不免向靈前號哭了幾聲。又在頭上拔下兩枝簪子。遞與小梅做個紀念。此時小梅如天打雷驚一般。啞口無言。只是悲泣。黃氏就拜辭何成。同黃媪上轎去了。黃員外亦作別歸家。這黃氏後來再醮了浮浪子弟。把妝奩所有。弄得罄盡。嘔氣而亡。自不必說。却說這何成。自黃氏搬去。就如拔了眼中釘。甚是快活。就把他病老婆兒搬來同住。將房中所有。



第二回 拆散姻緣仙姑失踪 病入膏盲家人弄鬼

一〇

盡行搜檢在身邊。把些言語哄騙小梅。這小梅雖然年幼。心中却十分明白。但事勢如此。亦無可如何。常對鏡看見自己。目前氣色不好。獨自悲泣而已。這何成手頭。有了些東西。舊時毛病復發。不是嫖舊娼。便是去尋熟賭。你想這有限的東西。如何禁得他揮灑。及銀錢用盡。便將首飾衣服變賣。後來連傢伙物件。也漸漸變賣盡了。就思量要變賣地土。原來何氏所遺地土。不及兩頃。先將契券質銀嫖賭。後來就找賣與人。本來值十兩一畝的地。不過賣得個七折。銀錢到手。仍在賭場妓館中撒漫而去。日往月來。不覺又是三個年頭。將家中所有。弄了個罄盡。此時小梅年已十三。看見這般光景。雖在何成面前。勸過多少。猶如耳邊風。全不理賬。不及半年。把房屋也變賣了。另租了一間小屋。搬去居住。這病老婆又死了。買棺盛殮之外。一無所



有再過兩個月。看看弄得衣食不周。就思量到小梅身上來了。小梅見何成這般光景。忍氣吞聲。苦楚萬狀。何成見小梅哭泣。自己覺得慚愧。因思不如把與人家做了養媳。離了眼睛。到也清淨。又想富戶人家。不要養媳的。若把與窮人小家。又無些指望。不若賣與大戶人家。做了婢妾。倒還有些道路。主意已定。就託人打聽。適會其巧。有一個浙江唐孝廉進京會試。中了進士回來。打從山東經過。因家中有個女兒。留心要買一個伶俐丫鬟服侍。這沂水縣知縣。是他舉人同年。至交。因便道來拜。就留在賓館中住下。因主人有了買丫頭的口風。他跟隨的家人。都已知道。這唐進士意中。以爲山東地方。雖有賣的丫頭。但恐沒有清秀人物。欲往蘇揚去買。以此也不十分在意。這日往縣中赴席。回館天已傍晚。他老家人稟說有個姓何的。有個姪

第二回 拆散姻緣仙姑失蹤 病入膏盲家人弄鬼

一一一



孫女。因不能度日。情愿將他出賣。說道人物生得甚好。唐進士道。明日且叫他來我看。一看再說。家人答應。就與何成說知。這何成在路。上就想了一個詭計。到家哄騙小梅。說道過兩日。就是清明節了。你該收拾收拾。到你父親墳上去燒張紙。也是你一點孝心。明日又是觀音菴婦女們勝會。我與你順便同去。隨喜隨喜。那裏都有素齋款待的。你早些起來梳洗。小梅道。爹爹墳上。理應去燒紙。觀音會上。我是不去的。何成道。你不知這觀音菴菩薩最靈。又且好個去處。燒香的婦女們。不知有多少。那一個不去祈禱。真真有求必應。你也去祈禱祈禱。自身消災延壽也好。小梅只是不應。一宿無話。當晚何成已想到這妮子一去。必然相中。拚着出脫一乘轎錢。擡了他去。省得叫他走路作難。算計定了。次日一早。就叫了一乘小轎。到來逼着小梅梳



洗又叫他穿件青布衣服。罩了舊孝衫。只說到墳上燒紙。騙得小梅上轎時。這轎夫已是何成與他說明白的。一直竟擡到賓館前歇下。何成便去與那老家人說知。進去通報。正值唐進士在廳前閒步。聽說是領丫頭來相看的。就吩咐着他進來。家人傳出。這何成就叫小梅下轎。小梅看時。並不是甚麼觀音菴。到像個大戶人家的宅第。又見何成與那管家模樣的人。在那裏鬼頭賊腦的說話。心中早已知道不好。便對何成道。這是甚麼去處。叫我到來作甚麼。何成此際諒難再瞞。只得實說道。這是唐老爺的客館。他家有個小姐。要你去做個陪伴的人。一生吃着不盡。省得在家忍飢受餓。不是我忍心相棄。實是過活不來。恐怕苦壞了你。故此尋這個好去處安頓你。是我一片好心。一面說着。一面就拉他進去。這小梅到此。竟得面色蠟黃。牙



第二回 拆散姻緣仙姑失踪 病入膏肓家人弄鬼

一四

縫裏半個字也迸不出來。到得廳前。唐進士一見心中喜甚。遂吩咐家人。問他要多少身價。何成就對他老人家道。我也是名器人家。只因窮苦難度。不得已將他出賣。只要老爺另眼擡舉。就是他的造化。連我亦可放心。煩你老人家在老爺面前幫襯幫襯。若得五十兩銀子。也就可得了。結這老人家。替他回了此話。唐進士笑道。這十來歲的女子。那裏就值這許多銀子。念他是個窮苦之人。給他二十兩銀子。多了不要。這何成。又再三訴苦求添。不知唐進士肯否增加。小梅到了唐家。有何分教。且聽下回分講。




第三回

狂嫖好賭出賣姪孫女

果報昭彰背疽喪性命

却說何成。向唐進士苦求增加。出賣小梅身價銀兩。進士也看得上。小梅便加了三十兩銀子。原來何成已預先約下官媒。寫就了身契。當時只填了銀數。押了花押。人價兩相交割。此時小梅知是騙他出來賣身。已經成交。又惱又苦。放聲大哭。昏暈在地。那何成已是得了銀子。開發媒人轎夫。一直去了。唐進士見小梅哭倒在地。即叫老家。人唐朴慢慢扶他起來。唐朴道。你如今有了好處。不要啼哭了。我家老爺夫人小姐。待人都是最好的。你到府中。決不難爲你。包管受用不盡。省得跟着他忍饑受餓的過日子。這唐進士也見他不像個小家模樣。因問道。你家中還有何人。祖父在日。作何生理。小梅見問。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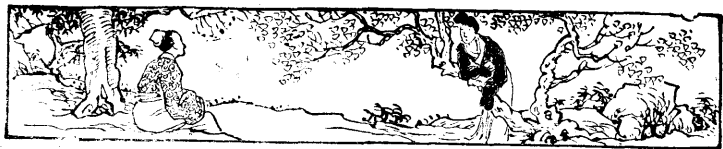
第三回 狂嫖好賭出賣姪孫女 果報昭彰背疽喪性命 二



哭說道。我的祖父也是做官的。父親是個秀才。遂將家事一一訴說了一遍。唐進士道。據你說來。也是個舊家子女。我自然另眼看待你。你那叔祖卽是個無行之人。跟着也終無好處。幸喜賣在我家。倘把你賣到個不尷尬的去處。又當如何。你從此放心。再不要啼哭了。小梅聽了這番言語。又看見唐進士面貌。是個仁厚的人。纔住了哭聲。唐進士又吩咐老家人。與他做些衣服添換。不日辭了沂水縣令。就安頓小梅。坐在行李車上。起身回家。原來這唐進士。諱翼。表字雲翔。祖貫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家。在碧浪湖村居住。離府不遠。是個極清幽的去處。夫人華氏。原是江南舊家。因父親任湖郡別駕時。與唐家對下這門親事。夫妻同庚四十。只生一女。小字秀娥。年方十四。生得姿容秀媚。聰慧過人。夫妻甚是鍾愛。室中雖非巨富。却也豐實有。



餘此番中了進士回來。却是富貴兩全的了。這且按下。却說何成得了賣小梅的身價。回到家中。覺得孤悽冷落。不免再到賭場中熱鬧。熱鬧。誰知賭運不好。又輸去了幾兩。心中懊悔。這日還家。已是一更時分。開鎖進門。到裏邊上床就睡。轉側間。見一個青衣人。手持鐵索。喝道。娘娘叫拏你去回話。不由分說。鎖住項頸。牽了就走。脚不點地。來到一個去處。但見松杉交翠。水遶山環。當中一條石子。嵌成道路。過了一座白石小橋。望一所巍峨甲第。高聳雲。到得門首。只見一個長髯使者。喝叫帶住。卽轉身進去通報。不一時。只聽得裏面有人傳呼着。將何成帶進。這何成心驚胆戰。不知是何所在。被幾個青衣人。扭到丹墀。跪着。偷眼望見殿上。挂着一顆斗大明珠。光耀如晝。有十餘個侍女。宮妝打扮。簇擁着當中一位金冠霞披的仙女。不知是何



第三回 狂嫖好賭出賣姪孫女 果報昭彰背疽喪性命 四

仙聖只聽得那女仙喝道。你這廝。一生貪花愛賭。作孽多端。鬼蜮居心。全無人氣。你那兄嫂姪兒。待你的情意不薄。你怎麼趁你姪子一死。骨肉未寒。就逼姪媳改嫁。將他所遺產業。財花費罄。盡又將他伶仃孤女。騙賣與人作婢。似你這等人面獸心。說來令人髮指。我已深知。不必更問。喝令青衣人。將這廝網綁。先打一百背花。下面一聲答應。將何成衣服剝去。綁縛手脚。兩個青衣人。各執一條虎筋鞭。從背上對打下來。痛徹心骨。何成已知這仙女就是小梅的母親。無得強辯。只是喊叫娘娘饒了狗命。直打至三十鞭。上面喝叫放起。女仙道。鞭背不足以蔽其辜。可與我將這廝掙落油鍋裏去。須臾見階下油鼎那騰。四個青衣人。各執着托天杓。將他掙起往油鍋裏一丟。這何成大叫一聲。忽然驚覺。正是三更時分。便覺渾身發燒。脊背上紅腫。



起來疼痛異常。叫號之聲不絕。及至天明。原來脊背上生出一個大背疽來。又無人看覷。左隣有個莫老者。聽得叫號。過意不去。走來看視。見他合臥在床。背上赤腫如盤。料是背疽。因說道。你怎麼就生出這個大毒來。須請個大夫來看治纔好。何成自知性命難保。亦不回答。將手在頭邊摸出那包賭剩的身價來。尚有二十來兩。遞與這莫老。只說得一聲。求你替我買口棺材埋葬了。便感恩不盡。莫老人接了銀包。明曉得是賣小梅的身價。估量賣棺盛殮。以及埋葬。尚還有餘。不若請個大夫來與他看治看治。倘若醫得好時。也是一樁好事。便道。你且放心。我先去與你請個大夫來治一治。倘有不測。這棺衾殮葬的事。都是我與你料理便了。何成點了點頭。這莫老人果然去請了個外科先生。跟着一個背藥箱的。到來一看。便道。這是個背疽。

第三回 狂嫖好賭出賣姪孫女 果報昭彰背疽喪性命 六



須先用圍藥把四面圍住。使毒氣不致散漫。內用攻托之藥調治。但急切不能見效。莫老道就煩先生一治。該多少藥資。郎當奉上。這先生應允。便開了藥箱。取出圍藥道。須用雞子清調和。敷在四圍。又撮了一服煎藥。交與莫老。如法煎服。我明日再來看視。說畢。作辭而去。莫先送了他二百文開箱錢。遂與他如法調治。先將圍藥敷好。又煎藥與他吃了。這何成。只是哀呼狂喊不止。到晚來。與他帶上門。回家去。叫了個小廝過來。在外邊打個地舖。與他看門。誰知這何成。已是命斷祿絕。號叫到半夜裏。已嗚呼哀哉了。那小廝睡到天亮起來。不聽得聲音。走進裏邊一看。却見直挺死在床上了。慌忙跑回去。通知莫老人。幸虧這莫老人是個忠厚長者。知他親族無人。因會同街坊鄰舍。一力與他買棺盛殮。擡在義塚地上埋了。還謝了大夫五錢銀。



子所餘不多。又與他做了個羹飯。買些紙錢燒了。就請同事鄰舍吃了一鍾方散。此事若遇了個沒良心的人。就將銀子藏下。弄條草席捲去埋了。也是有的。這就是戀賭貪嫖。不成材的結果。此話叙過不提。如今且說這邢公子自那日奉了母親。水陸行程。將及半月有餘。這日到了沂水縣地方。就問到尙義村來。且說這尙義村共有二三百戶人家。凡有名目者。一問便知。邢公子車輛到了村口。便下車來。向一老年人揖問道。這村中何宅在那裏居住。乞爲指示。那老者道。這村中有兩三家姓何的。不知你問的是那一家。邢公子道。是何芝玉家。傍邊有一少年。冷笑了一聲道。這何芝玉家已斷根了。你問他怎的。邢秀聽得吃了一驚。正要動問。這少年是何緣故。這老者便道。你這相公。聲音好像江南人。這何芝玉。想是令親了。邢秀道。正是家。



第三回 狂嫖好賭出賣姪孫女 果報昭彰背疽喪性命 八

母舅。但不知如今怎樣光景。老者嘆氣道。你令母舅已去世了。好幾年。如今家中沒有人了。邢秀聽得驚問道。如今他住宅在那裏。老者道。他宅子久已屬別人了。這何氏夫人在車中分明聽得此話。不覺淚落如雨。邢秀又問道。但不知這裏還有他的親族麼。老者道。他家別無親戚。只有一個族中叔子。去年也死了。你要知他家的細底。只有前面那高大牆門。有旗桿的章宅。是與你令親最相知的。只去問他家。就知始末。邢秀謝過老者。郎向車邊來。稟知母親。邢夫人帶淚道。我已聽得了。如今在這路途中。又無個棲身之處。我知道你外祖父在日。與這本村中章公。是垂髫相交。自幼同進學。後來都出去做官。他公子與舅舅。又是同窗弟兄。我們小時候。都是通家往來的。他公子的面貌。我還認得。方纔那老人家所說章姓。莫非就是他家。你



可再去問聲他家。可是做過淮安二府的麼。邢秀復去問那老者。果然就是這章家。邢夫人道。既他家。如今我們在這客邊。進退兩難。不如竟去投宿。或者有個棲身之處。再作商量。邢秀遵命。就隨車輛步行。進得村來。到了章家門首。停住車輛。邢氏整頓衣冠。走進牆門。只見一個老兒在門櫬上打盹。邢秀上前。拍了他一下。這老兒醒來。看着道。你這小相公是那裏來的。邢公子道。從江南來的。你家少爺可在家麼。那老兒道。我家只有一個大爺。沒有甚麼少爺。邢秀笑道。就是大爺。可在家麼。那老兒道。我家大爺。今早約了一班朋友去打獵去了。不知到多晚纔回來。你問他怎麼。邢秀聽說。心中想道。如此不湊巧。又問道。你大爺既不在家中。還有何人。老兒道。還有個老奶奶。大娘子在家。邢秀道。可有小相公麼。老兒道。有個小相公。在學堂裏。



第三回 狂嫖奸賭出賣姪孫女 果報昭彰背疽喪性命 一〇

讀書。又問有幾歲了。老兒道。有人九歲了。邢秀聽了。到車邊一一說與母親知道。邢夫人道。他家老奶奶。我自小相隨大的。爲人極好。你去叫他通報。我們姓邢。從江南來探親的。就是了。邢公子依命去與那老兒說知。那老兒見有女眷在車中。就依言往裏去通報。不一時。看見裏面走出一個僕婦。同一個大丫頭來。問道。老奶奶問說。可是這裏何芝玉大爺的姊妹。怎邢公子道。正是那丫頭。卽轉身進去。沒多時。只見裏邊走出一位六十上下的老婆婆來。一手扶着丫頭。背後一位中年婦人。一個十六七歲的齊整女子。跟着出來。口中只叫有請。邢公子卽到門外。同梅姬攙扶母親下車。進得門來。這老婆婆已迎到儀門口了。邢夫人一見認得正是章家嬌子。多年不見。鬢髮斑白。邢夫人道。嬌嬌可還認得我麼。老婆婆道。啣囉。怎麼不認得我。



記得我送你出門。你只得二十來歲。你如今已是半老的人了。一面說着話。就拉了邢夫人的手。同到廳上。邢夫人問道。這兩位想就是大娘子母女了。老婆婆道。這個是媳婦。這個是老身內姪的女兒。因他十來歲上。沒了父母。就在我身邊過活的。邢夫人道。原是蘇家的姑娘。因指着邢秀道。這是你老人家的姪孫兒了。老婆婆道。好個小相公。當下邢夫人就請老婆婆坐了拜見。老婆婆道。啣囉。我又彎不倒腰。不能回禮了。只得常禮罷。邢夫人不肯。一定要磕下頭去。老婆婆叫媳婦攔住。只受了兩禮。然後與大娘子平磕了頭。隨叫邢公子過來拜見。因自己將老婆婆攙住。叫公子叩了四叩起來。又與章大嬸叩見。章大娘子要還禮。邢夫人一把攙住。也受了兩禮。老婆婆叫內姪孫女與邢夫人磕頭。邢夫人也還了兩禮。又與邢公子平見了。



第三回 狂嫖好賭出賣姪孫女 果報昭彰背疽喪性命 一二

禮。然後梅嫗與僕婦丫頭們彼此叩見過了婆媳二人。讓邢夫人坐下。邢公子侍立。母側。章婆婆道。小相公。你且去把車上行李。檢點明白。叫小廝元兒先搬卸在東廂房內。又吩咐老家人。叫車夫在耳房裏歇息。款待酒飯。牲口牽在後槽喂養。明日打發他起身。一面吩咐丫頭看茶。端正便飯。就請邢夫人到裏邊上房相敘。邢夫人看見老婆婆。還是當年一般親熱。心中纔得放懷。遂一同到內室來坐下。老婆婆便道。你多年沒有音信。老身時常記念。自你父母亡後。你兄弟雖娶過兩個弟婦。只生得一個女兒。又不在了。不想他少年夭折。說來真是可傷。你可惜來遲了幾年。不得相見了。邢夫人滿眼垂淚道。總因天南地北。不幸良人早逝。遺此一子。年紀幼小。不能前來探望。以致多年不通音信。不料我兄弟遭此不幸。不知何故。竟致家產盡



絕說到此處。淚落如雨。老婆婆道：你且免愁煩。但是你母子此番到來。一定別有故事。邢夫人就將避仇原委說了一遍。如今身在客途。進退兩難。因想這裏只有嬌嬌與母親一般。自小相隨的。故竟到來。看望嬌嬌。又好問兄弟家中的事故。老婆婆道：說來話長。且慢慢的講。此時日已西墜。只見一個小學生從外邊進來。章大娘子道：這是小兒放學回來。叫過來與邢大姆磕頭。邢夫人看這小學生。生得十分清秀。因問你今年幾歲了。是屬龍的。邢夫人笑道：好個伶俐的學生。我明日送你兩件東西頑耍。這邊丫頭已端上飯來。章大娘子就叫兒子去外邊。請你邢家大哥進來。一同吃飯。這小學生往外就跑。不一刻。早把那公子拉到後邊。章婆婆又對邢夫人道：今日你大兄弟不在家。慌促中便飯。不要見怪。邢夫人道：嬌嬌說那裏話。只是倒



來攪擾。婆媳二人就陪他母子用過了飯。一同坐下敘談。此時已是上燈時候。只見外邊報道大爺回來了。邢夫人正站起身來。只聽得外邊一直大笑進來道。何家大姐姐。想是從雲端裏送將下來了。及一見面彼此俱驚。容顏非昔。章士奇已長了長鬚。若不說明。一時尙難認識。原來章士奇與何家姊弟自小至長。通家往來。時時見面的。如今隔了二十來年。自然面顏非昔。當時一一見過了禮。章士奇道。大姊同令郎不遠千里而來。定有事故。邢夫人就將避仇探親的原委。又備細說了一遍。因道。若不是老嫗嫗賢母子。這里真是舉目無親了。章士奇道。大姊放心。這是夢想不到。你門來的。我母親時常記念你。只因我家下無人。不能遠出探望。可惜何家兄弟壯年夭折。實出意外。其中情節甚多。一言難盡。料得路途辛苦。且歇息幾天。慢慢



再說看。又着邢秀道。我看世姪。青年俊秀。使歷練長途。將來定能克紹書香。邢夫人道。他今年十七歲。已進過學了。章士奇道。可喜。可喜。將來雲程萬里。正未可量。邢夫人道。他年幼無知。還要尊長教誨。纔是。不要如此說。章士奇道。這也是實話。我這東邊書房。頗覺清淨。大姊是知道的。如今裏邊又添蓋了三間。若不嫌簡褻。大姊賢姪。就可。在內居住。裏邊書籍頗多。又不妨大姪的誦讀。後邊側門。貼近裏上房。清茶淡飯。俱可在此同飧。若大姊嫌不便。就着丫頭送過去用。亦可。原來章士奇也有個胞姊。比邢夫人只小一歲。若在時。已有四十二歲了。幼時與邢夫人同學。針指如親姊妹一般。極相親愛。自邢夫人出嫁後。不及一年得病而死。邢夫人却是知道的。如今這老婆婆。見了邢夫人。如見女兒一般。十分親熱。便道。你大姊妹。且在我房裏。



第三回 狂嫖好賭出賣姪孫女 果報昭彰背疽喪性命 一六

安歇幾時。我要與他叙叙舊話。小相公在東書房。恐怕冷靜。可叫元兒在那裏伺候。要茶要水。俱可到裏邊來取。章士奇聽母親說了。當時就叫小廝家人。將行李俱搬在東書房後間。又叫小廝丫頭們。在那邊安排床帳。收拾被鋪完備。遂叫元兒打着燈籠。先同邢公子到書房來觀看。果然見裏邊圖書滿架。庭前花木扶疎。後面隔着一個大園子。另是三間住屋。甚是清雅。床帳椅桌。件件齊備。側邊有一小門。卽通着上房院子。邢秀感激不盡道。途路難人。蒙老叔大人骨肉之愛。不知將來何以爲報。章士奇道。我與你母舅三世通家。情同至戚。今日到來。實是難得。以後再莫說這客話。賢姪可安心在此讀書。等仇人離任。便可回鄉。以圖青紫。坐談之間。邢秀又問起母舅的事。故章士奇遂將何生遇仙姊起。及生女小梅。又另娶黃氏。以至病亡。



遭何成敗壞緣由。細細說了一遍。後來因我有事。往省城去了月餘。回來。誰知他竟將你表妹騙出去。賣與了個浙江過路的新科進士。聞說姓唐。得了他三十兩銀子回來。次日就生了個大背疽。叫號了一日一夜。被毒氣攻心死了。也算是目前的報應。那秀聽了始末。甚是慘傷。又問我這表妹。叔父自然是見過的。不知有幾歲了。章士奇道。你表妹。雖只得十二三歲。聰慧過人。能識人賢愚貴賤。且生得十分秀麗。可惜如今不知下落。說話之間。章老夫人婆媳。同了邢夫人。從後邊轉到書房中觀看。邢夫人道。我記得從前。沒有這三間內室的。章士奇道。正是。皆因上房邊。隣着空園。不大謹慎。因此添蓋了這三間。邢夫人見房中。事事齊備。感謝不已。又坐談了半刻。章士奇道。賢母子路途辛苦。請早些安息。吩咐元兒在書房中。小心伺候。又吩



第三回 狂嫖好賭出賣姪孫女 果報照彰背疽喪性命 一八

咄丫頭掌燈。叫大娘子送邢夫人到老母房中去了。這老婆婆原與內姪孫女同房。有兩張床鋪。如今邢夫人來了。却好一房居住。章士奇前後照料已畢。然後自己回房歇息。次日清晨起來。便問邢公子所議車價。邢公子正要自己給發。章士奇道。不必如此計較。我如數給發他去便了。當日內外設席。與他母子接風洗塵。都不必細說。邢夫人夜來。已聽得婆婆細說。何家始末根由。甚是傷感不已。自此邢夫人母子在章家居住。如同至親一般。並無半點客氣相待。邢公子朝夕誦讀。甚是適意。這小學生却與邢公子有緣。偏要在書房。與邢公子同睡。邢公子早晚教他讀書寫字。甚是聰明。自放學回來。便在書房一刻不離。章大娘亦甚歡喜。裏面蘇小姐。因自小沒了母親。又拜邢夫人做了乾娘。十分親愛。原來這章士奇父親做過一任淮安



司馬雖是書香世家。他却中了武舉。生得八尺五六身材。熊腰虎臂。闊面長鬚。河目海口。兩臂有千鈞之力。精通武藝。曉暢兵機。只爲老母年高。家務難卸。因不思進取。日逐飛蒼走黃。馳射擊劍爲樂。接待親朋。極重肝膽義氣。後來知邢公子。也能騎射擊劍。氣味相投。常常講些兵機戰策。叔姪十分敬愛。不知邢公子。住在章家。日後有何分教。且聽下回分講。



第三回 狂嫖好賭出賣姪孫女 果報昭彰背疽喪性命 二〇



第四回

攜嬌娃外室慶生辰

遇強徒長江遭陷害

話分兩頭不提。邢公。子。母。子。安。居。章。家。且。說。江。南。六。合。縣。荻。浦。地。方。是。個。臨。江。去。處。有。一。老。秀。才。姓。俞。名。繡。字。俊。卿。原。是。書。香。舊。家。妻。房。金。氏。已。經。病。故。年。已。五。十。有。六。並。無。子。嗣。只。生。一。女。因。生。他。前。一。夜。夫。妻。夢。見。下。了。一。庭。香。雪。因。此。取。名。雪。姐。年。方。十。五。生。得。輕。盈。窈。窕。美。慧。異。常。父。親。開。館。訓。蒙。他。也。自。小。隨。學。一。經。誦。讀。過。目。不。忘。俞。俊。卿。因。中。年。喪。偶。家。業。淡。薄。也。就。不。思。再。娶。只。望。招。個。女。婿。養。老。終。身。原。有。個。老。家。人。殷。勤。還。是。祖。父。手。裏。的。人。到。俊。卿。時。已。是。三。輩。幫。家。料。理。勤。練。老。成。因。此。當。做。親。人。看。待。已。經。病。故。留。下。老。婦。林。氏。就。是。女。兒。乳。母。自。金。氏。亡。後。就。像。母。女。一。般。相。伴。過。日。他。有。一。子。名。叫。殷。



雄自小膂力過人。且生得魁梧狀貌。剛猛非常。却是鋤強扶弱。慣抱不平。俊卿因自己無子。原有意承繼他爲子。也曾在他母子面前說過。却因林嫗現在稱呼不便。是以蹉跎未就。雪姐自小就與他兄妹相稱。及到了十四五歲上。俊卿一來爲家計淡薄。二來看他不像個讀書本的樣子。惟恐他在家惹事。因他有個胞叔殷儉。向在京口開張雜貨生意。却是個謹厚的人。因此就叫跟他叔子在外邊習學生理。將來好爲度日之計。這般雄雖然猛烈異常。却天性至孝。一年也五七次回家。帶些東西來看望母親。雪妹這俞俊卿岳家。就在觀音門外居住。只隔二十來里江面。若遇順風。片時可到。岳父金公已故。只有岳母并妻舅金振玉夫妻兩口。這金振玉也是舊族人家。他有一堂叔金璉。是個一榜候選知縣。却在城裏居住。金振玉家只靠幾



啟祖父留下田產過日。其時是岳母的七十整壽。俞俊卿備了幾樣壽禮。預先一日。留下林嫂看家。他同了女兒。雇船渡江。來與岳母拜壽。船到了岸。俊卿攜了壽裏。同女兒緩步行來。不上半里路。就到了金家。金振玉正在門首看見。姊夫同甥女到來。心中甚喜。遂迎上前來。一同到家。直進內堂。這金婆婆見了女婿。同着外孫女來。與他拜壽。歡喜之至。父女先見過了常禮。然後把壽禮呈上。金振玉道。姊夫來了。就是何必又費禮物。俊卿道。岳母古稀大壽。不過聊表孝敬之意。自己至親。諒不嫌褻。當下收過了禮。擺上現成酒餚。款待俊卿。就借花獻上。滿斟一杯。請岳母上坐。先磕頭。煖壽。金振玉不肯坐。一手接了酒杯。雪姐在傍邊攙扶住了金振玉。陪着姊夫叩了四叩起來。郎舅們又見過了禮。然後雪姐與外祖母叩了壽。又與母舅舅母叩

過方纔就坐。這金大娘子見過禮。就往裏面料理去了。這裏至親相叙飲酒中間。不過叙些家常事務。金振玉道。明日未免有些親友鄰里來拜壽。姊夫正好與我陪待陪。當下郎舅二人先吃了飯。就同到外面來商辦明日之事。這裏邊金大娘子就出來陪雪姐吃飯。對雪姐笑道。外甥女幾時不見。竟長成了好像個美人兒。明朝須要選個才貌雙全的郎君。纔配得過。把個雪姐羞得要不得。老婆婆道。正是呢。須要尋個書香舊族。有才有貌。又要有品行的纔好。我這個外孫女兒。是不肯輕許人的。大家說說笑笑。容易到晚。又吃了晚酒。俊卿就在外邊客間安歇。雪姐與外祖母同睡。一宿無話。次日大家一早起來。就有廚司進門。盥手畢。堂前燒香點燭。家中先拜了壽。就料理待客酒席。當日也有好些拜壽的親友鄰里。俊卿一一代爲收發。





禮帖接送陪待。整整忙了一日。直到起更時。纔得散席。裏邊也有幾個拜壽的女眷們。見了雪姐。無不稱贊。也到晚間纔散。他叔子金璉。因不在家。差老家人送了一分大乾禮來。也留酒飯。當下早打發去了。又過了一宵。次日。俞俊卿因家中無人。用過早飯。就進來與女兒說。外婆舅諒來不肯放你就回去的。你且在這裏住下。我先回去過幾日。再來領你。老婆婆還要留女婿。再住一天。俊卿道。家中只有那老媽子在家。諸事不便。況且有了這幾個學生。不便長放館的。當下作辭起身。金振玉也款留不住。就送到江邊。適遇便船。俊卿作別上船。正值順風。不及半時。已到家了。轉眼間。不覺又過了十餘日。這日俞俊卿記念女兒。因自己有事。不得過江。打發林嫂去接女兒回來。這林媽媽。平常常往來的。就搭着便船。前往金家。金家婆媳。又留住



了兩天。這日金振玉原要自己送甥女過江。適因他叔子打發家人來請去說話。他一者原叫家中再留甥女住幾天。二者知林嫂是常往來的。因此不以為事。誰想金振玉去了。雪姐恐父親獨自在家掛念。連早飯也等不得吃。只吃了幾個點心。同林媽一定要拜辭起身回家。婆媳再留他不住。只得一同送出門外來。老婆婆道：若沒有便船。就可轉來。雪姐與林嫂一邊答應。已是去了。婆媳兩個看他轉了灣。纔轉身。心中甚是怏怏不捨。這雪姐與林媽。千不合萬不合。要回來也是冤家相遇。數不能逃。却說這江邊有一船戶。姓江名濤。排行第七。綽號混江鯪。生得黑瘦長身。兩臂有數百斤膂力。又且伶牙利齒。專會騙人。現在弟兄五個。江大江三已死。那江二。綽號分水牛。更是兇勇。江四叫做穿山甲。江五綽號就地滾。娶妻郎氏。養花和娘一



同居住。這郎養花原是槍棒教師的女兒。頗有幾分姿色。且有一身出色的武藝。那江六叫做青草蛇。俱非良善之輩。常與盜賊合夥。且暗吃海俸。作倭寇線索。原是中洋村人。這對江儀徵口有個財主。姓曹名壯。字偉如。年方四十。家私巨富。是個二府前程。娶妻尤氏。悍妒非常。成親二十來年。並不曾生育。又不許男人娶妾。略有看得過的婢女。亦不許容留近身。這曹偉如亦無可如何。其時因選了直隸廣平府同知。原不要帶家眷赴任。以便署中娶妾。這尤氏却比他更滑。早已猜着他心事。偏要一同赴任。曹偉如曾暗托一箇表兄。龔監生在外邊相看人家女子。冀圖帶往任所。又恐不合己意。必要親自過目。因此常有媒婆帶着人家女子。到龔家來相看。也曾坐過這江七的船隻。故江七知道曹家娶妾之事。無如看過幾個。總不合式。這日



適值林嫂同着雪姐。到江頭來搭船。江七一眼看定雪姐。好個標緻人物。想因曹二府。若看見這個女子。再無相不中的。心中計較。便迎上前來道。媽媽是要雇船的麼。這林媽看這船戶。似覺有些面善。好像是熟識的。因答道。正是要到荻浦去的。江七道。恰好我的船。正要到荻浦去載客人。是順便的。請先上船。我到市上去買壺茶。就來開船。林媽看見船中無人。又是個便船。心中甚喜。便道。你要多少船錢。江七道。這是順便的船。不拘你老人家給幾拾文錢。就是了。時常往來。再不計較。林媽道。如此甚好。竟與你五十文錢就是了。不許再搭別人。你去買了茶。就來開船。江七口中答應。就往船中取了一把瓦茶壺。又往艙板下。摸了一個包兒。上岸去了。原來這金媽住居離江頭不遠。只轉得一個灣。却是個小去處。不比得大碼頭。人多眼衆。况



且天色甚早。岸邊並無一人。當時林媽同雪姐先下了船。坐不多時。見船家一手提着茶壺。一手拿一個荷葉包兒。托着十幾個熱饅頭。下船來道。老媽媽與這位小姐起身得早。到荻浦有二十來里路。恐一時風大。不便到得。遲了。因買幾個饅頭來。肚裏飢了。好當點心。林媽道。這到算得是。若我們吃了。還你錢就是了。江七道。媽媽莫說還錢。這兩個點心。我還請得起。這壺茶是現泡的松蘿茶。艙板上有茶鍾。可趁熱吃一杯。一邊說話。一邊解纜。慢慢的把船盪開。兩眼睜着。艙中問道。你老人家尊姓。我一時却忘記了。好像時常在這裏往來的。林媽答道。便是我姓殷。這個是荻浦俞相公的姑娘。這裏金家。是他娘舅。因來與外祖母拜壽。住了好幾天。今朝纔回去的。江七隨口答道。原來是俞相公的姑娘。這裏金相公。我多熟識。時常叫我的船。



往來的。一面說話。這林媽見饅頭。尙是熱的。且早起所吃點心不多。見有熱茶。就取茶鍾。篩了一鍾。與雪姐道。你趁熱點心。再吃兩個。省得停會肚饑。冷了不好吃。雪姐道。乾娘也吃兩個。一總還他錢就是了。當下不合。兩人各吃了三個饅頭。兩鍾熱茶。不及片時。便都頭旋眼眩。一齊倒在艙裏。這江七瞧見倒了。便把船頭掉轉。一直往上流頭搖了去。原來江七看見他兩個來雇船時。就起不良。他船中藏有迷人之藥。方纔進艙取茶壺時。就將此藥拿去。暗放入茶壺內。將他兩個放翻。就要搖回家去。因此用力上流頭。搖到黃天蕩裏。來却是一個茫茫蕩蕩。四圍望不見崖岸的去處。心下想道。這注買賣。是他自己尋上門的。若留下這老婆子。便有妨碍。不若結果了他。這小女子。不怕他不跟我上路。算計已定。遂進艙來。將林媪輕輕提起。四顧無



人往江心裏一拋。撲落一聲。已無影響。便將船一直搖往中洋村家裏來。已離荻浦有百十里遠近。正是陽間失却嬌娃伴。地下新添冤鬼魂。但人心雖如此險惡。恐天理未必相容。那雪姐昏暈了兩三個時辰。漸漸甦醒開眼看時。不見林媪。自身却倒在艙內。大吃一驚。掙起身來。見船尙在江心裏搖着。急問道。我的乾娘往那裏去了。這江七且不答應。把船撐到幽僻去處。停住櫓道。你還說你乾娘險些兒大家的性命多出脫了。你還不知。雪姐急問道。爲着何來。江七道。方才起了大風暴。你那乾娘扶住船舷咳嗽。不想一個失手。已翻落江裏去了。風狂浪大。連我的性命也難保。那裏還撈救得他來。如今把船直打到這裏。離荻浦已遠。今朝諒不能到。幸虧離我家不遠。今日且搖到我家裏去。暫過一夜。明日送你回家便了。雪姐聽說嚇得目



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眼淚如線條一般掛下。心中思想。方纔吃了兩個饅頭。如何便昏睡倒了。我曾看見書上。有蒙汗藥迷人之事。必定是了。我看這船家。一定是個兇徒。明明把我乾娘謀害了。如今我是個孤身女子。現在這叫天不應的所在。與他爭執。不但枉然。還恐也遭他毒手。我如今拚着一死。看他如何做作。因叫道。駕長哥。如今天色尙早。若從下水放船。還好到得荻浦。你送我家。自然重重謝你。江七道。這船被大風暴打過。黃天蕩來。不翻船便是天大的造化。這裏離荻浦。已有百十多里。今日那裏還到得及。日頭已是向西。不到一二十里路。就要晚了。那時再弄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倘再發起風暴來。越發不好了。這裏離我家不遠。前面就是我家。還有老娘。嫂子在家。你放心暫過一夜。明日一早送你回家就是了。雪姐聽得。



暗忖道。諒來強他不過。他既是這等說。且到他家看是如何光景。因說道。只是打攪你家不便。江七道。怠慢莫怪。一面說話。一面加力搖船。約有十多里的光景。看看到了一個小村落。天已傍晚。這江七把船灣在一小港汊。幽僻去處。說道。你略坐坐。我到家裏。叫我老娘來接你。說着。竟是去了。這雪姐坐在船中。如同天打雷驚一般。想起今早。外婆再三留住。原不該執意回來。就是要回。也該等我舅舅回來。纔是如何麼般托大。可憐我乾娘。不知如何喪命。父親在家。不知如何盼望。我此身看來。也凶多吉少。想到此處。不覺放聲大哭。且腹中飢餓。竟昏暈在船。却說這江七。因常幹此不良之事。故在這冷僻去處居住。家中還有個娘。和第五個哥子。就地滾江瀾夫婦。兩口同住。那江二。江四。江六。又各自住開。這就地滾妻子郎賽花。却有一身好



本事。慣使連珠鉄彈弓。百發百中。又使得好雙刀。舞弄起來。數十人近他不得。豈會幫着漢子。做這沒本錢的生意。又生得一張利口。騙人家婦女們的財物。如探囊取物。却有一樣好處。雖然作惡。却立誓不害婦女。不犯淫戒。管得漢子頗緊。這江七一到家裏。使將這謀騙勾當。一一與他娘。并哥嫂說明。大家商量。須要如此如此。方出脫得乾淨。計議已定。這江瀾便同他老婆。一直來到船邊。看見雪姊哭倒在艙。郎氏即便下艙。扶他起來道。俞姑娘。不要哭了。你不會翻船。逃得性命。便是天大造化。我家小叔。拼命送你到這裏。如今便脫了力。困在牀上。動彈不得。你快些同到我家。吃些東西。諒來肚裏也飢餓了。江瀾也道。姑娘到我家中。權過一夜。明早就送你回家。再不要啼哭了。不知俞雪姐有何危險。且聽下回分講。



第五回

花言巧語哄騙美人

殷勤款待雪姐中計

却說俞雪姐看見有個女人同來。且聽他們一口一聲。說明早送回家去。心下少安。只得勉強起身。開口道。只是打攪你們不便。郎氏道。說那裏話。這大江中。起其風暴來。打壞船隻。死的人也不少。像姑娘難中逃得性命。後來還要享大福哩。口中說着。便攙扶了雪姐上岸。細看時。好個模樣。因攙扶着。慢慢行來。不及里許。便看見一帶草房。此時已是黃昏時候。到得草房。見一個老婆子。立在門口道。好個有福的姑娘。今日受了驚了。雪姐進得門來。只得與婆媳萬福道。倒來打攪那老婆子道。這大江中。遭風失浪。是常有的事。我的兒子。想是靠姑娘的福。不曾翻船。只算是姑娘救了我兒子一般。可惜了那位



第五回 花言巧語哄騙美人 殷勤款待雪姐中計

二

老媽媽了。因道：「只是這荒村中沒有甚麼東西敬客，只好將就用些家常茶飯充飢。」姑娘不要見怪。一邊說着，話不多時，點燈上來。耶氏從內取出幾碟素菜，一壺酒擺在桌上，請雪姐吃。雪姐見他婆媳兩個如此相待，且腹中甚是飢餓，只得坐下。欲待吃時，又想起吃饅頭的光景，不敢就吃。這老婆子看見了，就自己斟了一鍾道：「這是村中淡酒，雖不中吃。」姑娘少飲一杯兒何妨。說着自己先吃乾了。雪姐看見方才吃了一杯，那耶氏又端出一瓦盆熟飯來。雪姐道：「酒是不能吃，竟擾飯罷。」耶氏就盛過一碗飯來。與雪姐道：「姑娘想必肚裏飢了。」雪姐接過來，只吃了一碗，就不用了。老婆子就叫媳婦收過傢伙道：「諒來姑娘吃不慣這粗飯。」雪姐道：「好說。」當下老婆子就扯了雪姐到他臥房裏來，只聽得隔壁沉吟之聲不絕。老婆子道：「我兒子因是駛



傷了力在那裏叫喚哩。少刻見郎氏拿進一壺茶來。婆媳兩個又問了些雪姐來去緣由的話。已是起更時分。郎氏道。姑娘今日辛苦。早些睡罷。叫聲安置就出去了。這婆子就關上了門。叫雪姐安寢。雪姐只得在婆子牀上和衣而睡。心中想起他乾娘暗暗哭泣不止。那裏睡得着。將到了五更時分。倒反睡熟去了。及至醒來。日已大高。連忙起來。想起夜間無一些動靜。心中半信半疑。莫不果是遭了風暴。看他們却不像有甚麼歹心。又見他婆媳進來叫洗面梳頭。請吃過早飯。好送姑娘回家。雪姐此時方覺有些放懷。只是想起乾娘。心頭便如小鹿亂撞。當下草草梳洗畢。見郎氏端出飯來。到放心吃了一餐。這老婆子道。我見姑娘獨自一個不放心。就叫我媳婦送你回家。他順便去探望一個親戚。却是一舉兩便。雪姐聽說甚喜。反謝了又謝。



這耶氏就扶了雪姐出門。叫他漢子一同到江邊來下船。那老婆子送了幾步就轉去。耶氏道：我家小叔兒昨日駛傷了力。這時節還不起來哩。雪姐道：真是有累他了。說話時已到了灣船處所。耶氏扶雪姐下艙坐定。見江五就解纜把船開出江來。從下流頭放去。心中甚喜。行了有二三十里光景。望見一個村落。江五把船往這村落裏來。到了一個幽僻去處。把船繫住。便對雪姐道：我有個姨娘在這村裏住。順便來望他一望。他前日有信說要我送他到儀徵去。望親戚。不知他去不去。若是去的。倒是順路。又好作伴。一面說着就上岸去了。耶氏道：快去望他一望。只說我陪姑娘在這裏。不得同去。轉來時去望他。他若要往儀徵。就催他快些下船。好趕早到。江五一邊答應。就大踏步去了。雪姐雖聽見他們的說話。却見這灣船之處。冷避無人。



望那村落人家尙遠。心下狐疑。便問郎氏道。你們親眷離這裏有多少路。郎氏指着道。就在望得見的這村裏住。多不過二三里路就來的。兩個說着話。約莫等了有個把時辰。遠遠望見江五。同了一個婦人到來。將近時。看那婦人。不過三十以上。四十以下年紀。且是生得嬌模嬌樣。你道這婦人。是何等樣人。當時有幾個風月子弟。造一箇小曲兒。單說他的伎倆道。

幾年還未老。帶着多般俏。少年風月不饒人。金蓮夜夜顛而倒。一使計謀人莫料。弄口舌。如簧巧。能爲撮合山。慣作馬泊六。腰邊有貨不愁貧。甜酸滋味多嘗到。

原來這婦人。姓孫。綽號叫蜜罐兒。少年時。也算得一個出色的粉頭。到了三十以外。就做了賣花婆。常慣在大戶人家走動。騙得婦女們。



箇箇歡喜。做媒做保。大注賺錢。與那些風月子弟。牽線帶馬。着緊時。還與他應急。他與江五弟兄。原有相交。凡弄來不明不白的財物。大半化在他身上。這儀徵曹二府。龔監生。俱是他走熟的門戶。少年時。都是有首尾的。因此江五勾他來同幹。這注買賣。已是串通明白。假認他做姨娘。下船來先與耶氏。假做了幾句寒溫道。怎麼不上來走走。耶氏道。我們原要送了這姑娘回家。轉來再到姨娘家的。孫氏便向雪姐道。方才我外甥說起。姑娘遭風的話。幸喜保全性命。只可惜了你那乾娘。雪姐聽了。又流下淚來。孫氏道。姑娘不要傷悲。方才我外甥說起你。娘舅金家。與我的親戚家。也是乾親戚。時常往來的。這裏到儀徵不遠。我們到那裏。不妨煩我們親戚。就近仍送你到母舅家去。也脫了我外甥的干係。再叫你母舅送你回家去。也是一般的。



雪姐道。我父親在家懸望。今朝一定要趕回家的。何必再到母舅家去。一面說話。船已早開。將到未牌時候。已至儀徵進了口子。這船灣灣曲曲。搖到一箇冷靜汊子裏來。見有一家臨水後門。孫氏叫把船灣定說道。不知我親家。在家不在家。你們略等一等。恐怕他還要接你們上去會會哩。耶氏道。我們是不好上去的。姨娘進去。與我們說聲問候。若是留姨娘住下。我們就好開船。等回來時。再接你罷。孫氏道。莫說這話。況且俞姑娘說起來。却是有親戚的。難得到了這裏。豈有不會一會。就肯放你們去的。一邊說話。就開後門進去了。原來這家就是龔監生家後門。孫氏是走熟的路。他家男女大小。都是認識的。有個大了頭巧兒。見了孫氏。便笑嬉嬉道。你來得正好。那曹二府正在前頭罵你哩。他說這幾日。就要起身。你不與他上緊。尋個好女



子。候急得緊。你先去應應他的急罷。孫氏笑道。怪浪貨。不要油嘴。明日我與你尋一個大傢伙的。包管你受用不盡。兩個正在鬥嘴。見龔大娘子出來。看見孫氏便道。孫嫂兒。今日想是又尋了個人來了。孫氏道。正是。今朝與他尋了個上得畫兒的人來。只是價兒大。不知成不成。龔大娘子道。他今日到這裏來。坐這好些時了。你快去見他去。孫氏道。我爲他這事。來回走了個不耐煩。今朝却來得湊巧。想必有些成意了。一邊說着。就往前邊書房裏來。原來這日。曹偉如正來與龔監生商量。娶妾赴任之事。欲邀龔監生同往任所。龔監生辭以家務所絆。不能偕往。正在商議。看見孫氏走來。曹偉如道。好人兒。只顧自己鬆爽受用。全不管人家着急。四五天不見個影兒。我如今起身不遠。你到底尋的人。怎麼了。孫氏笑道。這番不用着急。包管你今朝



一箭就上垛。只是你有了新的。就要忘記了舊的了。龔監生笑道。照你這說。有了人。連你也帶了去罷。孫氏瞅了一眼。笑道。老嚙蛆。不要油嘴。且說正話。如今這個女子。是他寡居的晚娘。要將他出脫。想賺一注大銀子。這女子的美貌。是不必說。只是有些執性。如今騙他出來。只說是探望親戚。並不敢提起賣他的話。恐他尋死覓活。弄出事來。始今只要騙他上來。相中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立張賣身文契。叫他娘打個花押。便兩下撇開。却遲緩不得。那時節。只要你安頓得好。儘着你受用。只不要惹老尤的醋罐子。用出來。就造化了。曹偉如未及回答。龔監生接口道。媒婆口。婁子嘴。說便說得好聽。只怕你兩片皮翻騰鼓搗。不大老實。須見了面。才信得過。孫氏又瞅了他一眼。道。獸花子。老娘的話不信。還信誰的。曹偉如笑道。如今在那裏。孫氏



第五回 花言巧語哄騙美人 殷勤款待雪姐中計

一〇

道。他娘兒兩個。現在船中。如今只要先騙他女兒上來。他有個嫡親娘舅。住在觀音門外。叫做甚麼金振玉。只說你這裏與金家。也是親戚。才好騙他上來。須與龔大娘說明緣由。款待着他。待你看中了。便須如此如此。將他灌醉。隨卽與他娘。講定身價買。倒割斷後。我與他娘。開船去了。便是你家的人。怕他飛上天去。龔監生道。且看了人。再作商量。當時就往裏邊來。與他娘子說明緣由。吩咐巧兒。到船上去。請姑娘上來。去了一回。巧兒轉來說道。他只催着要開船。不肯上來。孫氏聽了。便同巧兒。一同再到船中。對雪姐說道。這是你母舅親戚家。做人最好。方才說起。他家大娘子。一定要會會。日後也好往來。況且天色尙早。會一會。也不多耽閣的。耶氏道。姨娘上了上去。會一會。就下來開船。孫氏道。只怕還要請你上去哩。耶氏道。我是不好上去。



的。孫氏說着話就同巧兒扶了雪姐上坡進了後門。早有龔監生娘子接着道。果然好一位姑娘。一定是有福氣的。一面就領進一座門來。雪姐看時。却是一個花園。裏邊花木扶疎。亭臺樓閣。打從一座小樓經過。微聽得上面似有人言語。却打從樓後轉出園來。又是一個院落。幾間書室。再進了一重門。就是內室。當下龔娘子就讓雪姐到上房內來。雪姐看見是個體面人家。也就放心。當時向龔大娘子見過了禮。小丫頭送上茶來吃。雪姐一心只想回家。也不暇問長問短。就要作辭起身。龔娘子道。你金家母舅與我們這裏。是至好的親家。今日姑娘是難得到來的。若空去了。明日見你母舅。一定要說我們的不是了。孫氏接口道。況且天已過午。早間吃了飯。這回也肚飢了。就在這裏吃了便飯起身。也不遲。明日見了你母舅面上。也好看。若



真正趕不及。姑娘就在這裏住下。明日須這裏就近。送你到母舅家。也是一般。說話時。龔娘子就吩咐丫頭。快些收拾便飯。雪姐看見如此相待。又聽說是母舅的親家。正好告訴他遭風的情節。况腹內又飢。便道。只是攪擾不當。龔娘子道。將來正要往來。姑娘莫怪簡慢。叙話之間。雪姐正待將前後情節。告訴出來。也是事不當敗。却見巧兒進來。對龔大娘子道。相公請娘子說話。龔娘子對孫氏道。與我暫陪一陪。我去去就來。說着就去了。這裏孫氏陪着雪姐。說了些龔大娘子做人最好。最愛親戚的閒話。不多一時。龔娘子進來。此時龔監生已將曹二府十分看中。便叫如何相待的情由。說知了。只見巧兒來說道。飯已待熟。恐姑娘們肚飢。請先吃起酒來罷。龔娘子道。也好。竟搬到這裏來吃罷。當下讓雪姐坐了客位。孫氏對面。大娘子主位相



陪巧兒僕婦。端上酒來。大娘子道。匆匆便飯。待慢莫怪。雪姐道。甚是攪擾。只恐船上久等不便。大娘子道。請他們不肯來。已另送酒飯到船上去了。當下就親遞過一杯酒來。雪姐起身接過。就回奉了一杯。然後坐下飲酒。凡是兩邊開口說話。都是孫氏接口。支吾開了。只是殷勤勸酒。大娘子與孫氏也陪着飲了兩杯。原來這酒叫做千日醉。到口香甜。人腹易醉。雪姐不知。只道是好意。又當不過兩人再三相勸。已是飲了四五杯。大娘子嫌酒冷。隨叫換上熱酒來。當不過孫氏又強勸了兩杯。便有些頭重脚輕。大娘子見雪姐已醉。便道。寡酒不好再勸。叫丫頭盛飯來吃。雪姐此時已覺支持不住。勉強吃不到幾口飯。就放下碗。連身子倒在椅上。早已動彈不得了。孫氏龔大娘子丟個眼色。一同扶他進房裏來。說道。姑娘想是空心酒。容易醉。且在



第五回 花言巧語哄騙美人 殷勤款待雪姐中計

一四

我床上略睡一睡就醒了。當下將他扶在床上。雪姐已經昏昏沈沈的睡去了。要知愈雪姐醉後醒來。有甚分教。且聽下回分講。



第六回

知府懼內私娶小妾

紅顏命薄又失自由

却說這孫氏與龔曹二人預先定計。叫二人先藏在花園樓上。這樓四面都有紗窗。故領雪姐從樓下週轉一遭。已被他二人看了個仔細。這曹偉如見雪姐果然美貌異常。滿心歡喜。只不知多少身價。因孫氏說是瞞着他賣身的。故不來衝破。及雪姐進去後。他兩個也就從側門轉到前邊書房去了。却說這孫氏見雪姐睡倒。就急急往前書房來。對曹偉如說道。看得如何。曹偉如道。人物是看得。不知他娘要多少身價。孫氏道。他娘原要把他騙到蘇州去。賣與大財主。口裏要想賣五百兩銀子哩。我再三勸他說。你往蘇州去。人生路不熟。那個去處。且莫說房錢飯錢。盤賣是貴的。還有一種托空駕橋。訛人局



騙紮火囤強占奪的人。見你是外來寡婦。只怕連你拐騙了去。還不知道哩。不如在這裏。我與你尋個好主兒出脫了。又省了盤費。豈不便宜。如今事不宜遲。你既看中了意。還他個數目。讓我好去對娘說。省得這女子醒來。又多費一番口舌。曹偉如已是心裏愛極。又見他說得爽利。一口就還子二百五十兩銀子。孫氏搖頭道。這一半的數目。難與他開口。龔監生道。據你說。該與他多少。孫氏道。至少得與他四百兩銀子纔妥。曹偉如道。你想要在這裏面。分他一半的意思了。孫氏道。一分行貨一分錢。這樣一個出色的女子。到蘇州去。遇着個心愛的大老官。怕不賣他千兩銀子。曹偉如道。不要浪嘴。銀子是現成的。只要你說妥了。當時成交。我還要謝你個不亦樂乎。這孫氏笑着。就往船裏來。與江五夫婦說明。訂定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若多做



出來是我的媒錢。江五道：我們只得三百兩，其餘做出來的都是你的謝禮也罷。孫氏道：我也不知費了多少口舌，纔騙得他吃酒吃飯。如今已醉倒了。趁此時成交了，大家就好撇開。只是你們得了三百兩，太吃虧了我。江五笑道：我權做了你半日的外甥，難道你還不宜。孫氏笑着復上來與曹偉如道：他執意要五百兩，我再三講到四百上，是斷不肯再少的了。你若應允，可卽兌起銀子來，立刻同到船中去寫契成交。一割兩斷，豈不剪截。曹偉如道：恐怕他家還有人出來說話，又恐他婦人家，過後懊悔起來，便怎麼。孫氏咄的一聲道：他家並沒有一個人。只有這個晚娘，同他素不相合，決意騙他出脫了，還要去另尋頭路哩。成交後面也不敢再見的了。還有甚麼懊悔，就是我也就要離了他的眼睛。我再教你個法兒。這裏斷留他住不得。



如今成交了。趁他未醒。窩他到你自已船裏。且漫回去。將他安插在個僻靜處。不叫他見人。到你起程時。帶了他走。豈不全美。免得他在這裏醒來吃驚吃怪。連累龔娘子淘氣。這一席話。說得曹偉如滿心奇癢。笑道。我的乖乖。看你不出。倒有這許多賊智。孫氏笑道。聽了老娘。萬無一失。你放快些。不要耽閣了。曹偉如即喚跟來的老家人。曹旺道。你速往自己銀號內。取兌端正的銀子四百兩。另封二十兩。即速取來應用。老家人答應去了。原來這龔曹兩家。相去不過二里多路。後門俱通水道。故可朝暮往來。凡有商謀。俱在龔家落腳。當下曹偉如。挽龔監生。帶了紙筆。同孫氏俱到船上來。這耶氏。知是到來成交。假作愁泣之狀。問道。不知那一位是曹老爺。孫氏指道。此位就是。如今話已講明了。須要你立做賣女文契。耶氏對曹偉如道。妾身因



孤貧難度。不得已將女兒出賣。雖不是親生。也是我撫養了一場。只要老爺另眼相看。便是他造化了。我一個女流。又不識字。悉憑老爺怎樣立個文契就是了。龔監生道。如此說。我與他代寫一契。你親手畫了押。也是一般。郎氏應允。龔監生就問郎氏姓名。孫氏代答道。他是兪門張氏。六合縣人。是個寡居。家中並無親族。女兒是前娘生的。叫做雪姐。今年十五歲了。龔監生聽着。就頃刻寫成了一張文契。念與郎氏聽了一遍。郎氏道。有累官人寫得甚好。孫氏道。他也是一位財主官人。不要你一個錢謝禮。你親手來畫了花押就是了。郎氏假作羞澀道。我不會拿筆。一發請官人代畫了罷。龔監生道。這却使不得。你只在名氏下畫上一畫。直上一直就是了。郎氏只得依着。畫了個大十字。孫氏是媒人。也在名氏下畫了個十字。將契與曹偉如收。



了。恰好老人家將銀子取刻。當面一封一封交付清楚。共是八大封。曹偉知道。這銀子天平秤上兌准的。是不消看得。餘外二十兩。是謝媒人的。孫氏又對郎氏道。這船駕長。難爲他送你來。你也要給他數兩銀子。今日天色尙早。我就送你回家去。省得你獨自一個。在船上不放心。郎氏道。多謝你費心。到家還要另謝你。孫氏笑對曹偉道。這樣成交。連中人的酒水。不曾費你老人家一文。也太便宜了。我方才所說的話。須要趁早安頓。不要等他醒來。吃驚打怪。連累他大娘子淘氣。曹偉如點着頭。就與龔監生轉身去了。這孫氏便催江五開船。重到孫氏處。把銀子分了兩大封。與他還與他送到家裏。江五趁此兩個。還敍了一敍舊。纔轉來與老婆。載了這二百兩銀子回家。此事且按下不表。却說曹偉如。轉身與龔監生商量道。這個女子。醒來



知他晚娘把他賣了。定要哭吵起來。豈不帶累嫂子淘氣。多有不便當如何計較。龔監生不慌不忙。說出這個計較來。對曹偉如道。那女子醒來時吵鬧。却還是小事。萬一你令正曉得了。說這件事都是我挑唆你做的。吵到我這裏來。到是一樁大費氣的事。方纔密罐兒所說的話。甚是有理。不若趁他未醒。將他移往東莊上去安頓了。那去處。且是僻靜。叫他那老管家婆媳婦。如此如此。鮮衣美食。哄騙着他。一個小女子。有甚麼見識。待他到歡喜的時節。慢慢把真話與他說了。只要你溫存婉款。晚間用些軟柔工夫。一上了手。便停妥了。况你後日起程時。跟隨人等。有幾號大船。將他安放在家人媳婦船上。到起岸時。也帶在家人媳婦車上。在路上觀便時。慢慢與令正婉曲說明。他見事已成就。在途中也不便發作。你不過在兩下裏受些委曲。



也說不得了。若如今帶了他回家去。令正決有一場大吵鬧。這女子也卽不樂從。徒然費氣。况上任吉期。吵吵鬧鬧。未免不雅。你道如何。曹偉如道。此着甚好。我這曹旺。是最得力知心腹的。他兒子媳婦。都要跟我到任上去的。如今且把曹旺。將他送到東莊上去。暫住兩日。那裏却無人攪擾。只有他婆媳。并一個小孩子。居住看守。待我起身的那日。着他兒媳。同他從小船。送到大船上來。如今斷不可與賤內知道。且到路上看景生情。再作道理。龔監生道。這算計是極妥當的。當下就叫過老家人來。吩咐了許多哄騙他的話。他自己一隻小坐船。原在後門停泊。把被褥涼蓆。安放停當。此時雪姐。正在龔大娘子房裏。沉沉睡熟。龔監生吩咐家中。僕婦丫頭。輕輕將他抱到船上。用被褥蓋好了。老家人慢慢的開船。搖往東莊去了。曹偉如亦再三



作謝。正要託故往東莊上來。却見家中一小廝跑來說奶奶立等說話。曹偉如不敢停留。只得作辭回家去了。且說這雪姐。一來是嬌花嫩蕊。二來是受怕耽驚。又兼昨日一夜未曾安睡。今朝被孫氏將灌子那幾鍾酒。以致醉得人事不知。原來這東莊相去不過三四里水路。不及一時。這船早搖到東莊門口。看雪姐時。正昏睡不醒。那家人先上來與他老婆兒媳婦備細說明白了。只怕主人今晚要到這裏來過夜。因叫他婆媳兩個先到書房。將鋪蓋整理停當。然後同到船上。仍將雪姐輕輕帶了進來。這裏面書房原是曹偉如往來居住的。每日打掃潔淨。牀帳被褥件件現成。遂將雪姐安放睡下。老家人叫先泡一壺濃茶。待他醒來好吃。這老婆子笑對他媳婦說道。可惜這樣一個花朵般的女兒。今夜怎了他媳婦道。這也是命犯所遭。却



第六回 知府懼內私娶小妾 紅顏命薄又失自由

一〇

說雪姐一覺直睡到交二更時分。纔醒轉來。尙是頭旋目眩。睜眼看見房中點着燈火。自身睡在牀上。一時又掙扎不起來。只見一個有年紀的婦人。在燈下補綴。因問道。這是那裏。我爲何睡在此間。你是何人。老婆子道。姑娘且放心安睡。因在龔大娘子房裏不便。故爾將你送到我這裏來的。當下他媳婦就送進一杯熱茶來。扶雪姐吃了。雪姐道。怎麼竟醉得如此昏沉。眞眞誤事不淺。又問那孫媽媽在那裏。老婆子隨口答應道。他早已睡去了。雪姐此時恍恍惚惚。如同做夢一般。心中還道是在龔家。却不見他家娘子。并那丫頭僕婦。問了幾次。他婆媳只是含糊答應。只推夜已深了。請安睡。明日再說。勸他寬待。只是不肯。仍復和衣睡下。老婆子與他放下帳子。叫聲安置。同他媳婦拿了燈火出來。將門帶上去了。雪姐此際。難然疑疑惑惑。却



看光景都是些老實婦女相伴。並無男人形跡。心下少安。想道：我吃得幾杯酒。怎麼就如此不省人事。難道又是吃饅頭的樣子。因思身上無事。又想他家是體面人家。諒無歹意。左思右想。了一回。覺得頭暈目眩。身子十分疲乏。便朦朦的又睡去。又直到次日早晨醒來。他媳婦早送進臉湯。并一副齊整的梳具。放在桌上。雪姐慌忙起來。一而梳洗。就問孫媽媽。爲何不來。那個船家他等了一夜。煩你們領我去辭了大娘。就好開船。只見那老婆子領了個小孩子。笑着進來道：姑娘不必性急。那孫媽媽同你娘有要緊的事。一時等你不醒。他們昨日就開船去了。說這裏是至親。與自己家裏一般。叫你暫住一日。明日他們就轉來接你回去。他們去時。會說若等不及。請姑娘在這裏住兩日。就叫我們這裏着人送你回家。也是一般。叫你不要心焦。



雪姐聽說。喫了大驚。呆了半晌道。我並沒有甚麼娘同來。只有個船家嫂子。送我回家。路上順便搭了這個孫媽來。是船家的姨娘。說到這裏來望親戚。怎麼他們竟去了。豈不奇怪。我今朝一定要回家的。豈肯住在這裏。快快送我回家。不知俞雪姐後來。何日歸家。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氣憤填胸雪姐思家鄉

酸勁頓起尤氏發雌威

却說俞雪姐被孫媽媽賣到曹家。雪姐醉後。一些兒不知。所以要求老婆子。將他送回去。那老婆子見雪姐的話語不對。知道是被人拐騙出來的。也就含糊答應道。我說的是龔大娘。因姑娘睡着不好驚動。那孫媽有要緊事。因先打發他走了。好留姑娘再住兩日。他們如今是去了。這裏一時沒人送你。且寬心住兩日。他們不來。我叫我家老頭兒送你回家也可。且不要心焦。雪姐道。你家大娘娘。怎麼也不見來。老婆子道。我家大娘娘。這兩日要起身。忙得緊。沒工夫到這裏來。只叫我們在這裏伺候。你不見他也罷。雪姐又問道。你方纔分明說甚麼同你娘有要緊事。這是怎麼說。老婆子道。我說的正是龔大



第七回 氣憤填胸雪姐思家鄉 酸勁頓起尤氏發雌威 二

娘。他有要緊事。顧不得來。那孫媽媽也有要緊事。只得先去了。並無別故。這雪姐問來問去。總不明白。因看見他。只有婆媳兩個伺候。並無男人往來。想道。或者那孫媽子。有要緊事。坐了他的船去了。轉來再到這裏。送我回去也。未可知。思想了一回。他媳婦又送進茶點心來。少刻又是早飯。收拾得甚是精潔。與吃過了。老婆子領他四處觀玩。見房屋甚是幽雅。也有花園亭榭。曲徑迴廊。花木陰森。假山重疊。却並無人居住。心下展轉狐疑。莫非是他家別院。或者大娘子懶得接待。或因房內不便。故送我這裏來暫住。也是好意。不然爲何如此十分好待。只是他家既有此要事。何不卽叫人送我回家。豈不兩便。如今我已在外三日。父親在家不知如何懸望。我乾娘又不知死活如何。想到此處。不由的心中發急。眼中落淚。他婆媳兩個。只是好



言勸慰。不覺一住三日。此時雪姐已將拜壽遭風情由。從頭說出。他婆媳暗地啞舌。與他叫苦。方知是被人拐騙來的一發不敢吐露實情。只是含糊到底。這一日。雪姐一早起來。問他婆媳道。那船既不來。你大娘又有事。你原說叫你老人家送我回去。如何只管挨着。我住在這裏。如坐針氈。一刻也是難過。今日一定要煩你老人家送我回去的。說話間。只見一個老頭兒。進來道。恭喜姑娘。今日叫我媳婦送你往大船上起身了。雪姐只道是送他回家。又聽說叫他媳婦送去。心中甚喜。原來這媳婦是曹旺的兒子曹義的老婆。是要同他漢子。跟隨主人上任去的。行李物件。早已收拾搬上船了。看看他阿公來接。隨請雪姐一同下船。雪姐辭了老婆子。又託他上覆龔大娘子。不及當面拜辭道謝。老婆子笑着答應了他。媳婦領了他兒子保兒。扶

第七回 氣憤填胸雪姐思家鄉 酸勁頓起尤氏發雌威 四



雪姐一同出門。來下了一隻小船。老頭把船搖出港汊。到了大河。有十餘里光景。到了個大船邊。停住。老頭兒叫他媳婦道。你扶姑娘上了大船。好走。這小船不大穩當。說話時。那大船裏也走出兩個婦人。一同攙扶着雪姐。上了大船。到得船內。見有兩三個婦人。丫頭在內。還有兩個五六歲的孩子。雪姐對他媳婦道。送我回去。何必要坐這樣大船。那些婦女。也有是老人家預先關照的。見雪姐上船來。都道果然好一位姑娘。因說我們這船。還有事情。要往別處轉一轉。纔得送你回家哩。雪姐道。阿呀。我是要立刻回家的。你們要往別處轉一轉。纔如何隨得你們。媳婦們道。不遠。總是順路。請姑娘放心。不過一二日。就好到家了。雪姐再問時。總是含糊答應。一面送茶來吃了。就端出早飯來。讓雪姐在官船自用。吃飯之間。船上鳴金開船。雪姐此



時滿腹疑心。却是身不由主。原來這曹二府。自買了雪姐。巴不得就要到東莊上來取樂一番。不料這尤氏。知道他有娶妾之意。防範甚嚴。那裏肯放他在外邊歇宿。又兼兩三日內。就要起程赴任。親友送行。饞別忙不開交。因此倒保全了雪姐無事。這日起程。共有數號坐船。好不熱鬧。碼頭上諸親友送行。祖餞的紛紛不一。把曹二府灌得大醉。纔放開船。這家人媳婦的船。直在後面。尾着官船同走。雪姐毫不知覺。這曹二府的意中。原欲於路途中。覷尤氏喜歡的時節。便把這件事說知。求他應允。不料尤氏。如今要放出做夫人的身段來。一發厲顏厲色。呼大喝小。曹偉如那裏還敢開口。這雪姐在船上。被這班丫頭媳婦。窩盤住了。也有推說風水不便的。也有說船大難行的。七張八嘴。只是奉承雪姐。雪姐也無可如何。幸喜船上有了雪姐。這



第七回 氣憤填胸雪姐思家鄉 酸勁頓起尤氏發雌威 六

些家人小廝。一個不許上船。都是些婦女作伴。雪姐昏昏悶悶。不覺過了幾日。每日只聽鳴金開船。此時已疑到幾分魑魍。欲待變臉發作。又想在這船中。有何益處。且看他們。個個殷勤伺候。及再四盤問。無非說不過遲早些。繼要送姑娘回家的話。雪姐真是無可奈何。似此連挨過了十來日。這日却到了台莊地方。便要棄船登陸。雇齊車輛。轎馬各船上。就要搬運行李。雪姐的船。去官船不過一箭之地。看見有人下船。搬動物件。且見這些婦女們。做眉擠眼。雪姐十分忍耐。不過道。你們這些人。到底是甚麼緣故。哄騙我到這裏來。說明白了。送我回去便罷。不然就同你們拚命。也說不得了。那些婦女都不敢作聲。又恐雪姐吵鬧起來。被官船上知道。甚是着急。又想到了這裏。要棄船坐車。那裏再支吾得去。那曹義媳婦道。姑娘且不必焦燥。待



我們到晚來。慢慢說與你聽。雪姐發急道。有話便快些說來。何用到晚。媳婦道。這時人多忙亂。那得功夫的日子。那在這半日。雪姐再四問他。總是不說。只見衆婦女忙忙亂亂收拾物件。幾個人三番五次下船搬取上岸。婦女亂了半日。箱籠什物都已起發去了。只有被蓋等未搬。原來上面車輛轎馬俱已齊備。明日就要上岸。雪姐看這光景十分詫異。心如火發。那裏等得到晚。三催四促。要這媳婦說話。這曹義媳婦恐怕日裏人多。說出緣由。吵嚷起來。大爲不便。却遲遲延延。挨到了黃昏時候。端上晚酒來。雪姐着惱。用手一推。幾乎把盤碗傾潑。因道。誰耐煩吃酒。你快些說。端的是何緣故。這媳婦一面陪笑。斟酒勸着雪姐。口中欲說不說。半吞半吐。雪姐喝道。你快些說來。不然。就先與你拚了這命。這媳婦自忖這件事終不能瞞過世。少不得



第七回 氣憤填胸雪姐思家鄉 酸勁頓起尤氏發雌威 八

明朝要知道的。不若與他說明白了。你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子。只要待他好。有什麼不從。因不合將孫媒婆說與我老爺做小夫人的話。一五一十告訴出來。又道。我家老爺現任知府。此番上任去。你就是二夫人了。如今老爺身邊。還沒有公子。倘若你日後生了公子。這鳳冠霞帔。怕不是你的。呼奴使婢。受用不盡。我們那一個不是伺候你的。這雪姐不聽便罷。聽了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道。原來如此。氣塞胸膛。一交跌倒在船艙理。半晌纔還過氣來。放聲大哭。幾番要跳河心。被衆婦女再四勸住。此時已是定更時分。却說這官船上尤氏聽得有女子哭聲。便叫隨身的丫頭查問。這些丫頭知道此事。都與他捏把汗。此時曹偉如却在親友船上說話。聽得哭聲十分着急。這尤氏看見這般情形。一發動疑。便叫那曹義過來問道。這是那裏的



女子啼哭。你快去查來。曹義答道。想是別家船上吵鬧。尤氏道。胡說。這聲音分明像我們船上。你快去與我查來。若有欺瞞。叫你這奴才先死。這曹義嚇得不敢作聲。退出船頭。要過船來。報與主人知道。誰知早已聽見。嚇得沒了主意。有幾個同上任的親友。也無法可施。又聽得尤氏打發丫頭出來。叫曹義媳婦過船來說話。一霎時滿船碌亂起來。一會兒曹義媳婦到來。尤氏便大聲喝問道。你船上甚麼女子。在那裏啼哭。快對我說。這媳婦那裏敢隱瞞。只得將些始終情由。從真說出。尤氏聽了。登時把那一張搽脂抹粉的嬌容。變做夜叉模樣。道。罷了罷了。這天殺的。瞞我做得好事。你們竟敢通同作弊。說着。把曹義媳婦臉上。一個大巴掌。幾乎跌倒。道。你這賤人。何不早告訴我。你漢子還敢說是別家船上吵鬧。叫他明朝不要慌。喝叫丫頭僕



婦快去與我揪那小賤人過來。曹偉如在隔船聽得這是叫苦。這曹義媳婦挨了這一掌。見勢頭不好。轉身就走出艙來。從小船渡過自家船上。見雪姐正在那裏跌交打滾的哭着。媳婦上前扶起道。不要哭了。累我吃了一頓好的。如今大奶奶叫你過船去說話哩。這雪姐那裏理他。只是哭個不住。這些婦女都來勸道。醜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面。你去見了大奶奶。將你的苦楚。好細細告訴他一遍。我家老爺。是怕奶奶的。或者大奶奶聽了。竟肯送你回去。也未可知。雪姐聽了這話。纔住了哭。想道。如今已落了他們的圈套。或者苦求得他送我回去。也不可定。不然。拚着一死罷了。當時只得勉強拭淚。隨着那媳婦從跳板上。走過官船上來。頭髮已是散亂了。到得官艙燈下。看那個婦人。抹着一臉脂粉。坐下官艙當中。好像夜叉羅刹一般。兩邊



站着三四個蠢大丫頭。手裏都擎着鬼棒。雪姐又不曉得這磕頭的禮數。日鬚散頭髮。涕淚交流。未及開口。這尤氏却早看見是個齊整女子。心中一發大怒。便喝道。我這上任的官船。誰許你在此撒潑。且問你。與那殺才偷過幾次了。這雪姐不知頭腦。便道。都是你們局騙我來。還問我做甚麼。這尤氏聽了大怒道。這小賤人。好生無理。誰局騙你來。敢在我面前頂嘴。喝令丫頭們。與我着實打這小賤人。這幾個蠢丫頭。是伺候慣的。吩咐叫打。不敢不從。更一齊上來。把雪姐揪翻。渾身亂打。打得不着實。這尤氏還自己奪了一根短棒。在雪姐身上。打了有十幾下。可憐這雪姐。嬌姿嫩質。怎當得起這無情毒棒。況且是氣塞胸膛。早已不能動彈了。這尤氏看見不响動了。方纔住手。還咬着牙齒恨恨的。叫丫頭與我把那天殺的叫來。這曹偉如在隔



第七回 氣憤填胸雪姐思家鄉 酸勁頓起尤氏發雌威 一二

船聽見那裏敢出口氣兒。只好暗地跌脚。替雪姐叫苦。後來聽見打得不像樣了。只得叫他內姪過船來解勸。他內姪過來。也遭尤氏大罵了一頓道。小畜生。連你也瞞得我密不通風。內姪道。其實連我也不知。今晚吵起來。方才知。如今是姑爺的上任喜事。況且這裏也是鄰近境界。如此吵鬧。鄰船聽見。也不雅相。又看見這雪姐。倒在艙中。便又說道。偷或這女子死了。又是一樁不吉利的事。姑娘既不容他。明日打發他去了。也算行了一件好事。何必自己如此動氣。氣壞了身子。倒了當不得。尤氏聽了這話。方才叫丫頭。與我把這小賤人。快拉出去。三四個丫頭。并曹義媳婦。方敢來攙扶雪姐。見雪姐喉嚨。哽哽咽咽了兩聲。吐出了一口痰沫。才甦醒過來。尤氏道。這小賤人。倒會粧死。拏起棍子。還想要打他幾下。幸被他內姪勸住。這三四個



婦女早把雪姐扛出艙來。同曹義幫着抱落小船上來。已是奄奄一息。將他睡下。用被蓋好。又衝了一碗姜湯來。漫漫灌下。漸漸聽得聲息。喉嚨內哽咽不已。婦女們又勸了一回。此時已是二更將盡。大家各自安歇。明日一早。還要上車。當夜這曹二府也不敢過船。就在這邊親友船上歇了。尤氏被內姪再三相勸。方纔安息。却說雪姐到了半夜。渾身疼痛。轉側不得。睜眼看時。只見那一盞殘燈。半明半滅。婦女們都酣酣睡熟。隣舟亦悄寂無聲。心中思想。父母生我。愛如珍寶。誰知我今日受此慘毒。我乾娘也是爲我。被賊子害死無疑。此種冤仇。何日得報。可憐父親與外婆家。那裏知道我遭此陷害。此時不知如何找尋。想到傷心。連哭也哭不出來。哽哽咽咽了一會。又想這惡婦斷不饒我。若不被他打死。必有他變。他費了一大宗銀子。豈肯白



第七回 氣憤填胸雪姐思家鄉 酸勁頓起尤氏發雌威 一四

白干休。倘再將我轉賣到做不魑不魘的去處。或是將我配與下人。那時就求死不得了。不如趁早尋個自盡。到不辱沒了父母的身體。主義定了。不如投水的乾淨。正欲轉動。聽見曹義媳婦醒了。叫道。姑娘你還沒睡着麼。可要茶水吃麼。雪姐道。難爲你挂心。我不要甚麼湯水。只是渾身疼痛。動彈不得。煩你扶我。便一便才好。這媳婦起來。服侍雪姐便了。又與他渾身輕輕撫摩了一回。此時也有兩個媳婦醒來。大家唧唧噥噥的。又勸解了一番。已是四更時候。再過一回。聽得隔船漸漸有人說話。到得打過五更。大家都已醒來。只聽得曹義在隔船上說道。大家早此起來。梳洗梳洗。今日有一百二十里大路。纔到宿頭。須要早些起身。衆婦女聽說。就都起來。後面梢婆燒水。大家淨面梳頭。收拾被鋪。惟雪姐不能動彈。虧曹義媳婦與他把頭髮



挽好衣裳。原未曾脫。同一個媳婦。輕輕抱他在一個褥子上臥下。這裏大家收拾停當。東方漸白。就有家人們下來。搬取鋪蓋。上岸裝車。人聲嘈雜。亂了一回。原爲曹二府與尤氏。都坐的是四人大轎。家丁引馬先發。這尤氏起身時。還分咐把雪姐撇下。不許帶去。又是他內姪勸解。說到了衙門。打發他未遲。如今是打得半死的人。丟在這裏。如何使得。尤氏雖然依允。還是懷恨未消。這裏家人們車輛牲口。隨後進發。雪姐虧這媳婦們。和褥子抱他在車後。靠着與他鋪墊好了。曹義媳婦是主人暗着曹義分咐。叫他一路小心服侍。可憐雪姐。從未坐過這車輛。又兼天氣炎熱。一路上顛得頭暈眼花。渾身痛不能忍。這一日。只吃了兩口粥湯。到晚住了沂州地方。看了兩座大客店。這晚曹偉如。還不敢與尤氏見面。恐他吵嚷起來。失了官禮。這雪姐



第七回 氣憤填胸雪姐思家鄉 酸勁頓起尤氏發雌威 一六

是媳婦們扶他下車。進了店房睡下。只是叮嚀不已。連話也沒力氣說了。曹義媳婦再三勸他。只吃了一碗稀粥湯。曹二府暗令曹義買了一劑止疼痛活血的藥。交與他媳婦煎好。用醋酒調和。與他吃。這雪姐想道。這莫非惡婦害我的毒藥。吃了到好。於是一飲而盡。喫了下去。不知愈雪姐飲藥後。是好是歹。且聽下回分講。



第八回

戲嬌姿惡鬼欺孤

憐弱質封君仗義

却說俞雪姐喫過藥後。衆婦女們又安慰了他一回。各人纔睡。這雪姐吃下藥去。不見動靜。想道。我又不想活。吃這藥做甚麼。當夜因有曹義媳婦在房同睡。不得其便。次日清晨。又起身前進。這日住在沂州縣地方。那知雪姐早已懷着自盡的念頭。是晚到了店內。勉強吃了酒兩杯飯一碗。媳婦們都在跟前未睡。有的勸他道。姑娘既到了這裏。也由不得自己的性兒。明日到了衙門。與大奶奶陪個小心。奉承得他歡喜。他也不好再難爲你了。這叫做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有的道。我家老爺做人是好的。只要他疼你。你就受些兒屈氣。也罷了。有的道。總然到明朝。大奶奶十分不肯容留。少不得老爺要尋




第八回 戲嬌姿惡鬼欺孤 憐弱質封君仗義

二

個好處。安頓你。你有這樣人材。怕你不得好處麼。曹義媳婦道。明朝等他們動得。大奶奶依了姑娘。只要小心些。諸事順從着他。他不好難爲你的。但願與老爺生得一個公子。那時誰不奉承。莫說穿不盡。吃不盡的受用。這鳳冠霞帔。還是你穿戴的了。七張八嘴勸了個不已。雪姐強笑道。難得你們好意。這般看顧我。日後當圖報答。昨日我吃了藥。今日身子覺得好些。你們大家連日辛苦。都請早些安歇了罷。衆婦女見他如此說。便都放心。各自安歇去了。原來這客店上房。却是裏外兩間。那曹義媳婦。就在外間歇了。雪姐亦假安睡。挨到三更時分。見桌上一點殘燈。光小如豆。雪姐挨着疼痛。輕輕起來。把燈剔了一剔。聽衆人時俱酣酣睡熟。他悲悲切切。哽咽了一會。將一方白綾首帕。把青絲包住。褲帶裙腰。衣衫鈕扣。一一拴束停當。原來他



進房時。早已留心。看那住房屋梁。亦不甚高。就解下身上。一條絲縑。接了一條汗巾。輕輕端過。一張木椅。挨着疼痛。勉強掙上椅子。將縑兒穿梁過去。兩頭接好。打了一個牛膝箍兒。安放好子。嗚嗚咽咽叫聲。我的親娘。孩兒來與你作伴了。又叫一聲我的爹爹。孩兒今日長別你了。又叫一聲我的乾娘。想你陰靈不遠。仍好與你做一處了。當下遂用手分開圈兒。將頭套入。把身子往半邊一側。早離了木椅。兩脚登空。可憐一個俊俏佳人。頃刻魂歸地下。且說這曹義媳婦。却緊貼雪姐外間安歇。終比別人留心。睡了一覺醒來。便叫道。姑娘。睡熟了麼。叫了兩聲不應。想是睡熟不去驚動。又睡了一回。已交五鼓時分。總不聽得房裏聲響。往門縫裏看時。裏面燈已滅了。不放心。因起來。披了衣服。套了鞋子。推開門。摸進房來。口中輕輕叫着。姑娘。摸到



他床上來。誰知黑暗中。被木椅撞了一跌。爬起來。却摸着雪姐兩隻小脚兒。懸空挂着。嚇了一跳。喊叫起來。驚得兩廂衆婦女。一齊都醒。只聽得曹義媳婦。口裏亂叫。不不好了。姑姑姑娘弔死了。快快拿燈來。衆媳婦聽見姑娘弔死。都害怕。不敢起來。裏面曹義媳婦着急。磕磕碰碰。摸到外間。摸着了門。連忙開了。口裏亂喊。你們快快些拿燈來。那衆婦人。也有在牀上幫着。喊得一片聲響。那外邊曹義等驚醒。聽得內裏吵嚷。急忙起來。擎着燈火入內問道。你們吵甚麼。衆婦女在兩廂房。見曹義擎燈進來。纔敢從被窩裏伸出頭來。只見他媳婦倚着門框兒。在那裏發抖。口裏打達達兒道。姑姑姑娘弔死了。曹義聽了着急。連忙走進房去看時。見雪姐懸梁高弔。口裏只叫得怎了怎了。叫他媳婦進來相幫。解救他媳婦。只是抖不敢進來。曹義




着急只得踏上椅子。拔出身邊小刀。一手抱住雪姐。一手將縲子割斷。雙手抱將下來。放在床上。將項下絲縲解下。已是直挺挺的。渾身冰冷。斷氣久矣。此時衆婦女已走起來。亂穿衣服。忙做一團。也有害怕發抖的。也有憐他落淚的。也有咒罵尤氏的。這回鬧得隔壁官店俱已知道。大家起來。聽說已是不能救了。曹二府只是頓足歎氣。吩咐不許聲張。那尤氏聽得雪姐死了。一百個只當得五十雙。買條蘆蓆捲去埋了。就是何必這般大驚小怪。此時天將黎明。曹二府與親友商量。就叫曹義。同店主人去買一口現成棺木。又與了店主人幾兩銀子。叫他掃除房屋。留下曹義叫他收拾盛殮。又留下一副名帖。惟恐地方有生事之人。卽往本縣稟究。這店主街坊知他是個現任分府。且又得了他的銀子。落得做人情。誰來管他閒事。這曹二府已



先自起程前進。曹義就央店主人家婦女到來。與雪姐整理頭髮。穿着衣服。原來曹二府買了雪姐。就叫了幾個裁縫。與他連夜做了幾件衣裙。到任時穿。俱交與曹義媳婦。如今都與他穿在身上。就將他所有被褥裝裹停當。這些來。看的婦女們。見雪姐面色如生。都說好一個齊整姑娘。可憐如此死了。多有與他陪眼淚的。及裝釘好了。曹義又買了些金銀紙鏹。雇人抬出北關外。義塚地上。揀了高阜處。與一高塚相近。埋葬停妥。這曹義到做了一個送喪之人。陪了許多眼淚。事畢。已是向午時分。隨謝別了店主人。飛馬去趕前車。這事敘過不表。却說那俞俊卿。自從打發林媪過江去接女兒。第二日。却值殷雄回來。看望他母親。又等到第三日。還不見回來。想必是金家留住。正想明日。打發殷雄過江去接。到第四日。却見金振玉一早到來謝。



壽卽說昨日甥女早飯也沒吃。只吃了兩個點心。執意要回來。連外婆也留他不住。因爲我有事。不曾親送他同來。俞俊卿吃驚道。他何曾回來。我今朝正要叫雄兒去接。怎麼說昨日就回來了。金振玉失驚道。他昨日一早。同他乾娘回來的。這却奇怪了。因想道。昨日江上平風靜浪。諒無他處。却是何緣故。俞俊卿着急道。事出意外。不宜遲延。我與大舅快些便了飯。大家沿江分頭去招尋。必定有個來蹤去跡。金振玉呆着想道。這沿江一帶。又無親戚去處。豈不先寄個信回來的。總現今不知去處。這事看來。定然多凶少吉。俞俊卿道。我只有這個女兒。倘有不測。我這老性命也休了。金振玉道。姊夫且免愁煩。但願無事。我們吃了飯。作速去招尋要緊。說話之間。殷雄却從外回來。與金振玉拜揖了。因說起這事。殷雄跌脚道。舅舅不知。如今這長



江裏歹人甚多。倘有不測。如何是好。俞俊卿道。他們只是兩個空身。婦女難道青天白日。怕強盜打劫了他不成。金振玉道。殷嫂雖可保無事。只怕外甥女身上。多有不利。俞俊卿聽了。一發着急。當下大家同吃了早飯。卽分路去招尋。殷雄當時却從上水一路招尋去了。這裏郎舅一往下水。一往沿江村落。碼頭去招尋不題。再說這陰陽神鬼之道。人所共知。其中變化莫測之事。雖云罕見。亦何地無之。聖人不肯語怪語神。是惟恐世人相惑。然並不曾說個沒有。故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云敬鬼神而遠之。是明明說有鬼神。不可褻媚。如先賢邵康節。祭祀不廢。冥資程伊川。坐臥不對塑像。他如麗娘再世。倩女還魂。田三叟活唐宮人。於百年。鄭婉娥配生夫婦。於隔世。確鑿之事。不可枚舉。昔人作無鬼論。却白日與鬼坐談。而不知此乃拘癡。



迂儒。徒爲鬼所笑耳。但鬼之一道。却有差別。不可概論。其中因忠義節烈而死者。化而爲神。狂蠱橫逆而死者。化而爲厲。至抱屈含冤。無辜而死者。往往顯形著跡。不可勝數。至於罪惡深重。如忤逆不孝。謀反叛逆。十惡不赦之徒。其魂在內。必爲鬼拘神責。地獄之設。正爲此輩。若壽數已盡。安然而死者。其魂魄無所拘束。飄飄蕩蕩。猶如夢寐一般。故昔人有云。黃泉若遇舊相識。只當飄流在異鄉。此言實切至理。凡爲人在世。勸大衆多結些良緣。多行些好事。切不可輕易與人爲仇。不但生時見面爲難。卽死後遇着。也是個皺眉之事。要曉得這陰間陽世。人鬼相聚。總是一般。且說這雪姐。不合理於義塚這所。在原都是些無主孤魂。五方雜處。賢愚不等。這雪姐一點貞魂不散。隨至其處。却見也是個村庄一般。有許多人。家那房屋也有草舍瓦房。



參差不等。那男女也有老少強弱。往來不一。雪看見姐姐到這裏。各歡喜聚集攏來。動問來歷。內中有那善良男婦。爲之感歎。却就有幾個狂且不端之徒。看見雪姐。生得美貌。又且是異鄉孤弱。以爲可欺。遂把言語勾挑戲謔。雪姐見此光景。忍氣吞聲。閉門不理。誰知夜間。這般惡少。敲門打戶。也有穢言褻語的。也有恃強逞橫的。竟無甯息。雪姐杜門忍氣。想道。我直如此苦命。生前遭此慘毒。死後又遭此輩欺凌。如何防禦。聞得陰司有閻羅管轄。難道這裏竟無冥官職掌。聽憑這些兇徒。欺凌良儒。正在恐懼之際。忽聞喔喔雞聲。此輩纔紛紛散去。這日正在愁苦。忽見一位儀容端麗的娘子到來。雪姐甚喜。卽請上坐。就下拜。動問姓氏居住。那娘子笑而不答。雪姐又將自身孤苦。被這些惡少欺侮的事。涕泣告訴。這娘子道。你且放心。這緊間原有



一陶封君是個誠厚長者。是衆所欽敬之人。前日他往慈雲庵聽點石禪師講經。不日就回來。你可投他告訴。自然保你安居清靜。況你陽壽水終。皆因你前世與那尤氏有夙冤相報。故遭此慘亡。那曹二府前身有欠江七江五等之債未還。故今生受其局騙。今填還此報。冤結已解。那江七將你乾娘謀害。到頭自有報應。日後你父女相逢。福祿未艾。但得終身持誦大悲神咒。便永無災厄相侵。雪姐聽言。知是菩薩降臨指點。卽跪求教道。這娘子卽口授數遍。雪姐已是了然。遂拜倒在地道。不知娘娘是何仙聖。弟子情願常侍左右。以領慈訓。娘子微笑道。我住居甚遠。你安得相從。將來你與我兒同堂共室。便知端的。因向袖中取出一粒丹丸道。這是我在南海求來的。令雪姐吞下。可去你周身痛苦。又可保你房舍不壞。說畢飄然而去。雪姐正



要挽留。只見一道金光。倏然不見。心下又驚。又喜。感得菩薩降臨。指點我的言語。一一記得。但不知這陶封君。却是何人。說他不日就回。諒有下落。且吞丹之後。這週身痛苦。忽然而愈。因望空拜謝。從此一意虔誠。記誦大悲神咒。便覺暗室生光。以前那幾個惡少。遠遠看見。似有畏懼之狀。雪姐心中甚喜。愈雪姐在鬼世界中。到脫離苦海。享受安樂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講。



第九回

陶封君陰府認女

俞俊卿悲中收子

却說俞雪姐持誦大悲咒。一般惡鬼不敢相擾。有一天那鄰近婦女來邀他同去觀看道場。享受此馨香齋供。雪姐口中不住持誦神咒。這些同行婦女都覺幽室之中。忽生光彩。因問雪姐姑娘所誦是何經典。有此靈驗。雪姐道。此是觀音菩薩神咒。虔誠口誦。永無災厄。衆婦女都求拜要傳授。雪姐道。這是大善功德。你們若能虔誠拜誦。便可出此幽途。超生善果。因向衆婦女逐句教道。衆婦女歡喜無量。自此雪姐却爲衆所欽敬。且不時受他們的供養。却也歡喜。這一日正與衆婦女一處持誦。忽見衆人向西指陶公公回來了。雪姐抬頭一看。見一位老者鬚髮蒼白。高巾闊服。曳杖而來。到得眼前。看見雪姐。



便問道。這位可是俞家雪姑娘麼。雪姐見問。到吃了一驚。應道。正是。不敢請問公公。可是陶老封君麼。老者笑道。我與你正是緊鄰。且請到寓中敘話。雪姐就跟着老者出來。却就在自己隔壁幾間房屋。雖不宏壯。却也潔淨。家中原有一個老僕伺候。進到中堂。雪姐就下拜道。念奴孤弱無依。幸得依傍公宅。望乞垂慈覆庇。庶不致爲匪人欺侮。說着流下淚來。老者忙扶起道。我昨日在慈雲庵中。遇一仙媽。說起小姐。始末都已盡知。并說老夫流寓無幾。不日有三小兒到來。搬取回里。小姐亦可再生。一同到寒家。說你與舅兒有婚姻之好。直待辛壬相及。才了你終身大事。這是仙姥之言。日後必有下落。日前囑我看顧。但你是一個孤身女子。恐往來多有不便。雪姐道。公公若不嫌異鄉孤弱。情願拜爲義父。朝夕侍奉。陶公大喜道。如此甚好。雪姐



就請陶公端坐。重複恭恭敬敬。拜了八拜。陶公受了四禮。從此卽爲
父女相稱。雪姐亦將前日遇一仙姥。到來指示的話。說了一遍。陶公
道。如此說。我在慈雲庵。遇見的就是這位仙姥了。我與你同回之期
不遠。且着靜待。原來陰間與陽世一般。亦可雇覓僕婢。伺候當下。陶
公吩咐老僕。雇一使女。服侍小姐。這陶公只有三子。並無女兒。今朝
雪姐爲女。親愛過於所生。雪姐亦盡心孝敬。甚是相安。只是時時想
念生身之父。與他乾娘。暗自悲泣。因記仙姥之言。說與父親有重逢
之日。與他外甥有姻緣之分。正不知在於何時。諒仙聖之言。決無虛
謬。想到此處。又不覺暗自歡喜。陶公又常與他說及自己家世。并寄
寓此間的原委。因此雪姐盡知陶公家中一切備細。無事之時。便焚
香誦咒。以消晨夕。這鄰近人家男婦。知陶公認雪姐做了女兒。都來



喜稱賀。免不得也要設杯酬答。總與人世一般。這都不在話下。原來這陶公名芳。字德遠。祖貫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氏。年已望六。媽媽葉氏同庚賢德。生有三子。只因這年同次子的丈人陸公合夥。前往山東販買繭綢。不想到了沂水地方。染患時疫而逝。陸公與他備辦衣衾棺木。原欲搬移回里。只因那年江浙一帶倭寇作亂。道路難行。因此只得將棺木暫瘞於北門義塚。插留標木爲記。又恐後人損壞。復於棺上留一磚塊。上勒吉水陶公之柩。以便識認。原俟置貨回里。通知陶家。再回來搬柩。不料其時倭寇猖獗。江浙一帶道路梗塞。商旅不通。直挨至次年春間回里。隨住知報陶家。將所置貨物除去棺衾等費。開單照收。分晰明白。原來這陶公未出門之先一年。長子陶雲字宇章。已領鄉薦。次年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十六名進士。分發



吏部學習觀政。到八月內。選授山西平陽府曲沃縣知縣。正逢聖上誕生皇子覃恩。凡內外大小文武官員。俱得申請封誥。陶雲因在京爲父母。援請了誥命。一面差人搬接家眷。那知陶公已歿。雖不能受享於生前。亦得被榮於泉壤。以此地下。俱稱他爲陶老封君。次子陶霖。字潤蒼。是個誠敬之人。只經營生理。照料家務。三子陶電。字漢昭。年方十九。生得堂堂一表。胆勇過人。慷慨仗義。卽於是年。入了武學。輪鎗擊劍。技藝絕倫。俱在家奉母。惟陶電尙未婚娶。這年十月間。京差到來。請得誥命回來。合家歡喜。誰知到了次年二月間。陸公回家。報此凶信。這陶孺人。兩子傷心悲痛。掛孝招魂。是不必說。陶電急欲往搬父柩。隨與二兄相商。措置盤費。仍邀陸公同往山東。不料陸公因路途辛苦。又爲倭寇作亂。受了驚恐。回家得病。日重一日。至五月。



中身故。以致耽延時日。陶電前已問明陸公。知道瘞棺處所。外有標木。內有泐磚記認。遂不避炎暑。拜辭老母兄嫂。單身雇船。由水路順流而下。前往山東進發。不止一日。過了鄱陽湖。出湖口。走長江。這日行船。到了一個臨江大村鎮。正待上岸。買些食物。只見那市梢頭沙灘上。有許多人。圍繞在那裏。又聽得哭聲如雷。陶電卽叫停舟。上岸看時。只見衆人圍着一個年老婦人屍首。內有一人號陶痛哭。陶電近前看時。只見這人生得七尺以上身材。二十上下年紀。熊腰虎背。燕領豹頭。一貌堂堂。雖然布草衣冠。却是雞羣鶴立。陶電詳看此人。知是個豪傑。又見他哭得傷慟。遂上前拱手相問。老兄尊姓大名。這死者却是何人。如此悲慟。那人見問。住了哭。看見陶電。氣宇軒昂。丰神俊偉。便叉手說道。在下姓殷名雄。家住荻浦。這是我老母。數日前



同小妹渡江探親未回。及至從親戚回來。竟不知去向。因此分頭招尋。不意遭此慘變。如今小妹尙無下落。諒來必無生理。一邊說着。又大哭起來。陶電道。可傷可傷。這也是天數難逃。如今幸得尋着令堂尊尸。急須買棺成殮。免得暴露。然後再去招尋令妹下落。殷雄道。正是。只因去家尙遠。所帶盤費不多。只好權爲掩蓋。到家備辦棺衾。前來成殮。苦不能分身看守。說畢。流淚不已。陶電道。且免傷悲。此事容易商量。且同到小舟少叙。因挽了殷雄的手。同下船來。殷雄便問客長尊姓大名。家鄉何處。今欲何往。陶電道。小弟姓陶名電。字漢昭。祖籍江西吉水人氏。亦與老兄同病相憐。只因上年。老父往山東貿易。病故在沂水地方。今特前往搬取靈柩。所帶盤費。雖不甚多。儘可少爲分贈。以助棺木之費。老兄幸勿嫌褻。殷雄道。且住在下。雖在客途。



遭此慘變。去家不遠。如可竭力措辦。卽不能分身。看守母尸。倘可雇人自代。客長千里往返。正須多帶盤費。以備不敷。豈可分贈與我。斷不敢領。陶電道。弟自有處。老兄不必代爲過慮。因包裹裏取出白金十五兩。遞與殷雄道。尙在客途。不過稍爲相助。幸勿見怪。殷雄見他慷慨仗義。出於至誠。料他是個少年豪傑。不是尋常之輩。因不好推却。便接受道。萍水相逢。極承高誼。當圖後報。今爲老母之事。敢不拜謝。就倒身叩拜。陶電卽攙住道。些微小事。何足掛齒。我看老兄堂堂一表。凜凜一軀。必非風塵久困之輩。不知現今作何事業。殷雄道。在孤身一窮漢耳。依邊叔父在西門京口橋做些小本經營。不過爲餬口之計。倘日後少有生機。定當圖報大德。陶電道。小事不勞注意。只是這小本經營。豈是吾兄安身之計。現今江浙兩省制憲爲倭寇



時常出沒海濱。肆行屠毒。沿海州郡。多被劫掠。已經奏聞。請招募勇壯。以備倭患。現今奉旨准行。老兄何不前往投充。以圖上進之階。殷雄在下道。久有此意。只因老母在堂。不敢遠離。如今遭此變故。了然一身。歸去。即當稟明叔父。前往投充。陶電執着殷雄的手道。此正志士立功之秋。不可錯過機會。弟今日欲與老兄。結爲異姓弟兄。日後甘苦相共。不知老兄意下若何。殷雄道。在下寒微。怎敢相攀。陶電道。我輩結交。豈肯落世情俗套。一言爲定。生死不移。何必謙讓。殷雄既蒙不棄。即當從命。陶電大喜。各敘年庚。陶電却長殷雄三月。合當稱兄。兩人就在船中。對天八拜。各矢丹誠。倘若負心。有如此日。拜畢起來。殷雄復與陶電拜了四拜。陶電受了兩拜。當下即以兄弟相稱。便道。賢弟此時。天色尙未晌午。可能速上岸。備辦棺衾之事。倘有不敷。



兄當一力完備。因取一條單被。令殷雄將老母尸首蓋住。愚兄在此看守。今日且不開船。與吾弟相聚一宵。明日早行。殷雄應諾。卽上岸。到鎮市上來。原來此地是個臨江大鎮。水陸碼頭。各色貨物俱備。殷雄就盡其所有。買了一口漆端正的現成棺木。并棉布衣裙。被褥首飾等物。又買了一幅三牲等件到來。交與船家整治。又負了些蘆蓆竹杆。雇人搭了個小小棚廠。以蔽天日。這些岸上人家。都知此事。見這過客如此仗義。也都前來相幫動作。不一時。將棚廠搭就。把棺木抬入其中。殷雄卽將母尸。抱放棺蓋之上。又雇了兩個老婆子來。將母尸濕衣。盡行更換。整理頭髮。將手帕包好。先將棺內鋪墊完好。自將母尸抱入。止不住。又放聲大哭了一場。然後蓋棺釘好。這沿江里許。却有一座古圓覺寺。傍邊空地甚多。這岸邊居住的人都道。這寺



旁空地。多有棺木寄放。我們同去對住持說聲。就在那裏揀個高
早些的所在。寄放日後好來搬取。殷雄道。多承列位指教。因即同衆
人來同住持說明。隨即將棺木抬往。揀了一塊高阜之地。下面用磚
石攔起。然後把棺木安放穩當。回到船上。取了三牲酒飯。并金銀紙
錠到棺前祭奠。又不禁大哭一場。陶電亦同往拜奠畢。焚化了冥鏹。
然後拜謝了衆人。即將三牲送與衆人拿去。一同歸舟。已是傍晚時
分。陶電已先叫船家。買了些酒肴。在船向殷雄道。今日本不當勸吾
弟飲酒食肉。但大丈夫處世。須知反經從權。保重此身。以爲日後大
用。倘有進步。自可光及九泉。不必拘此小節。今日吾弟兄幸聚。且共
飲數杯。少解愁苦。原來這日。殷雄竟不曾吃得午飯。此時事畢。方覺
腹中饑餓。便道。兄長之情。生死感激。當下兩人對飲。各訴心胸。十分



第九回 陶封君陰府認女 俞俊卿悲中收子

一一一

敬愛直談到半夜後。纔各就寢。俱和衣而睡。殷雄說道。這江中近日多有歹人出沒。且聞有沿江盜賊之徒。暗通倭線。以此往來客商。甚是耽險。兄長本領。固然不懼。還須小心提防。纔是陶電口中答應道。已覺酒多。便漸漸睡熟。這殷雄因常在江湖上行走。諸事留心。翻來覆去。竟不敢睡著。看看挨至東方漸白。正值順風。船家起來。卽欲開船。此時陶雄已醒起來。對殷雄道。愚兄所言之事。賢弟急須進步。不可失此機會。倘有好音。務寄一信與我。以免天涯懸念。因各說明居住。殷雄道。又囑哥哥。孤身此去作客。於路千萬留心保重。我算計哥哥往返程途。不過兩月。便可搬取伯父靈柩回來。必由水路。弟至期當在儀徵口專候哥哥。陶電道。兄弟不必。你只去幹你的正務。倘有意料不及之事。可到吉水來相就。不必全此小信。有誤大事。因又交



了十來兩銀子與殷雄道。此可與老母暫作一磚槩。以免風雨之侵。殷雄含淚拜受。當下兩人灑淚而別。且不說陶電掛帆前進。却說殷雄立在沙灘上。直望不見陶電的船隻。方纔轉步。心中自想。我何幸結識得這個英雄。兄長也不枉爲人在世。從此當努力自圖。以報知己。當日就在鎮上。買了磚瓦石灰。雇匠人做了一個磚屋。又過了一天。次日星飛回來。渡過對江。到荻浦。報與俞公得知。原來這俞俊卿自從那日。三人分頭招尋。只不知殷雄去向他郎舅兩人。一連尋了數日。並無一些影響。無可如何。這俞俊卿回到家中。孤單獨自。連學也不教了。只是哭不住聲。幾欲自尋死路。虧得緊鄰周大再三相勸道。這事尙凶吉未定。還須往各處貼招字尋訪。自有下落。若你先自輕生。日後尋了姑娘回來。豈不失誤。俞俊卿聽了。纔息了此念。這金



振玉亦恐姊丈獨居怨苦。生出別的事來。因母子相商。將俞俊卿接到家中同住。這金老婆婆。想他外孫女兒。亦晝夜啼哭不止。却不知殷雄已尋着他母親尸首的緣故。這日殷雄急忙趕回華浦來報信。却見家中大門鎖着。卽問鄰居。方知往金家去了。因卽渡江往金家來報。這日郎舅二人正在納悶。忽見殷雄回來。便問可有消息。殷雄便將在某處尋着母尸。又怎的遇着陶兄助棺權厝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只不知妹子下落。看來定是多凶少吉了。俞俊卿聽說。捶胸大哭。金振玉也懊恨不已。裏邊婆媳。俱各悲傷。殷雄道。大家且不必啼哭。我想妹子未必便死。如今只尋着我母親的尸首。不見妹子踪跡。看來必是被歹人拐騙。將我母親謀害。只要在沿江兩縣遞一呈報。嚴究強徒。必能尋獲。欲知如何報官。能否捉破強人。且聽下回分講。



第十回

邢秀才母子祭故

章士奇荒野遇異

却說殷雄主張對許公稱說。須在沿江兩縣遞一報呈。求官出差。捕緝。總然不濟。倘日後事發。也有一個底案。可以報仇。許公道。你這話說得極是。當下就做了兩張報呈。即交殷雄。往六合上元兩縣投遞。恰都准了狀詞。出差捕緝。纔回來。說與他郎舅二人知道。當時許公對殷雄說道。不料你母親慘變。我女兒又無踪跡。我已孤身一苦。只有你自小相隨。就如親人一般。不可因你母親不在了。就不來覲我。殷雄見話。甚是傷感。道說那裏話。我自小賴你老人家撫養成。人就如父母一般。自當終身奉養。豈敢負心。金振玉就接口道。我看你人材膽氣。必當發達。何不今日竟拜認了父子。也不斷了數十年的。



恩義。俞公道。我已是孤窮一老。雖久有此意。只恐他不肯。殷雄便道。我只恐你老人家。嫌我粗鹵。若如此。情願拜在膝下。俞公道。但只是你父母。只生你一人。又無兄弟。你的叔父。也只得一子。又難過繼。如今你既肯認我爲父。得慰我目前晚景也。就好却不必改姓。使你父母。泉下不安。殷雄應諾。當下就請俞公上坐。口稱父親。四雙八拜。俞公却立受了十分欣慰。這是金母婆媳。俱在面前。殷雄一一拜過。卽改口。以外婆甥舅相稱。盡皆歡喜。金婆婆對俞俊卿道。你承繼了這個兒子。老來也有了靠傍。日後還要享他的厚福哩。當下殷雄又說起陶電勸他從戎的話。明日卽要稟辭前往。俞公道。你有此人才。胆量。豈可埋沒。將來若博得一官半職。也與先人爭氣。不枉了今日一番父子之情。當日金振玉就收拾了一棹酒席。一來是賀他父子之



喜。二來就與殷雄餞行。此日大家都把愁腸暫放了。父子甥舅同席敘話了半夜。纔睡。次日殷雄卽拜辭了父親母舅。又進內拜辭了金母婆媳。他郎舅二人早已設湊了十數兩銀子。與他爲發裝之用。當時同送他到江邊搭船。往京口去了。這邊兩縣准了狀詞。出差嚴緝。反賠了些差錢酒飯。究竟沒有下落。却成了一宗疑案。這俞俊卿住在金家。不及兩月。却值金振玉的堂叔必顯。選授了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知縣。家中只有一個十來歲的公子。要去赴任。一切無人料理。特來接侄子一家們同往。并請老姑爺到任所。教兒子讀書。兼理書札等件。他郎舅二人因失女之後。合家愁悶。求籤問卜。四路尋訪。終無影響。已無計可施。今見叔父來接。郎舅相商。不若趁此機會。一來好沿途尋訪。女兒消息。二來免得在家納悶。因此大家備辦起程。金



振玉將家事。託與他內姪朱英管理。俞俊卿亦將自己房屋。託與緊鄰周老人。居住管理。將可帶之物。收拾以去。其餘粗細傢伙。一概留下。兩家相隨。金必顯擇日起程。赴大庾縣上任去了。且說陶電。自與殷雄別後。一路無話。兼程趕赴沂水縣來。這時正值七月中元時候。於路見家家祭掃。不禁觸目傷心。垂淚不已。當日就在北關旅店住下。卽與店主人家說知。搬柩情由。煩他預覓了幾個村漢。各備鋤鋤。到明日往義塚處起柩。書中暫且按下。且說邢公子與母親安居章宅。甚是相得。不覺寒暑又更。其時却值七月中元。沂水風俗。到此時家家都要掃松祭祀。邢夫人因與章君說知。要往祖塋祭掃。章士奇道。大姊不說。我已早爲預備。况我兩家墳塋。相去不遠。明日中元之節。已吩咐備辦。兩副祭禮。便可一同前往。邢夫人又梯已備了兩副



祭禮。香燭冥資。俱預爲齊備。先一日。章士奇卽着家人。前往打掃祠堂莊院。到十五日。早辰。大家吃過了早飯。章老夫人與邢夫人同坐了一輛車子。帶着僕婦。章大娘子與小相公。蘇小姐。坐一輛車子。帶着丫頭。章士奇與邢公子。俱騎牲口。隨車而行。原來兩家墳塋。相去不遠。離村不過十餘里之遙。順路先到了何氏墳塋。邢夫人們下了車子。識得是自己的祖塋。因對章君道。怎不先到佳塋上去。章士奇道。我已備了。總是一般。邢夫人叫公子。將自備祭禮擺上。章士奇道。我已備了兩副祭禮。既然如此。竟各用一副。彼此都盡了心了。邢夫人道。是章士奇遂指着這何生的新塚道。這裏我已着人添過幾回土了。邢夫人止不住流淚道謝。因將祭品列在當中。祭台石上。點起香燭。邢公子隨着母親。先拜奠過。因章老夫人要來行禮。邢夫人再



第十回 邢秀才母子祭坟 章士奇荒野遇異

六

三攙住。只行了個常禮。章士奇夫婦先後展拜。邢夫人母子俱在傍邊回拜。然後小相公表姊弟一同拜畢。焚化紙錢。邢夫人大哭了一場。隨將祭過棹席收拾。先抬往莊院裏去整治。大家一同上車。又往章氏墳塋裏來。一般祭奠話休絮煩。到祭畢。一同步行往莊院裏來。却離墳塋不遠。就是一座祠堂。傍邊便是莊院。四圍是章家的田地。每到收割庄稼之時。章士奇就在莊院內居住照料。這莊院裏客廳書房內室花園俱收拾得甚是幽雅。床帳廚灶等無不齊備。當時大家進了莊院處處遊玩。章士奇吩咐廚下整理兩席裏邊章老夫人婆媳。蘇小姐陪邢夫人一席。外邊章士奇父子與邢公子一席。又留下一整席作回盤祭祀。其餘散與家人佃戶同用。及上下用過午飯。收拾完畢。日色漸已過西。此時七月中旬。雖已立秋。尙在伏內。這日



天氣十分炎熱。且喜莊院四圍。俱有桑榆槐柳清蔭交加。章士奇就要在莊院內住下。因吩咐整理車輛。送了兩眷們小相公回家。自己留邢公子。同在莊院住下。當時吩咐家人。燒湯洗澡。後看日色已將西墜。兩人又在花園中飲了一大壺涼酒。走到莊前四圍閒玩。但見蒼烟暮靄。鴉雀投林。牧唱樵歌。相和歸去。散步之間。東方早已湧出一輪皓月。此時微風習習。暑氣全消。章士奇與邢公子。一邊閒話。信步而行。看見前面不遠。一座極茂盛的松林。就緩步到來。不覺已走了三四里路。到得林間。就依松靠石坐定。章士奇已微有醉意。便覺胸中有一個英雄之氣。勃不可遏。因對邢公子道。大丈夫處世。也須要轟轟烈烈。做一場事業。庶不虛此一生。若依靠了先人遺下的這幾畝田園。雖死牖下。豈不是與草木同朽。我雖然中了這個武舉。年



已望四况如今重文輕武。那九邊將帥。不知費了多少汗血辛勤。當不得一毫閃失。便爲那科道言官文章論劾。把從前功業。一筆都勾。還要回籍聽勘。若朝無內援。便至身家不保。因此我不思進步。又兼母老子幼。量也幹不出什麼事業。但不甘作此田舍翁終身耳。賢侄抱經濟學問。將來定要做一番驚天動地之事。不但與先人爭氣。在我輩亦無榮施。日後得志。不可避棄了故人。邢秀道。老叔何出此言。小侄母子。若無老叔大人垂庇。便要流離道路。莫說小侄母子感銘五中。卽兩家先人。亦感激於地下。只恐小姪菲劣陋質。不能仰副老叔的期望。倘邀福庇。得有寸進。生死不敢有忘大德。如今老叔正在強仕之年。叔祖母精神矍鑠。小弟兄氣宇不凡。老叔正可努力前程。豈可作此退閒之想。後年正是會試之期。老叔當圖進取。小姪至期。



當端聽佳捷。章士奇道。賢姪不知。如今分宜父子當國。又兼有鄢趙輩爲爪牙。是非顛倒。曲直不分。夏曾楊沈之流。徒濺碧血。真堪髮豎。必得一蓋世偉人。方能掃除奸佞。整頓朝綱。與普天下忠良。吐此一口怨氣。邢秀道。物極則反。將來自然有肩當大任的人出來。補天浴日。不過在遲早間耳。兩人說話之間。那一輪明月已飛上碧霄。照得大地如銀流光若水。二人又談論了半晌。只覺得身體有些困倦起來。慌忙間。見一老蒼頭從樹林中出來。上前道。家主請兩位爺叙話。章士奇道。你家主人是誰。住在何處。老蒼頭道。就在面前不遠。有要緊事相商。特着老奴奉邀。卽請移步。章士奇亦不復問。就與邢公子不知不覺。隨着這老蒼頭。信步而往。約莫行了有一二里之遙。看見前面是一個大村落。樹林中微微有幾點燈光射出。進得村來。四下

俱有房屋。茅簷草舍儘多。那蒼頭引着二人轉了兩個灣兒。到了一座莊門。見門外立着一個老者。鬚髮蒼白。幅巾道袍。手執着一根竹杖。生得面目清奇。見章邢二人到來。遂迎上前道。僻居蝸處。有屈高賢降臨。真是春生幽谷。一面說話。就拱揖二人進門。到得草堂。見高燒銀燭。施禮坐下。章士奇便問。老丈尊姓高名。住居咫尺。竟有失瞻拜。老者道。老夫姓陶名芳。字德遠。原籍江西吉水縣人氏。僑寓此地。已有年餘。今值此良夜。知二位頗饒清興。且抱負不凡。鄙人聞之。實深欽仰。老夫曾遇異人。少知玄理。知二位皆棟樑之材。必爲廊廟之用。老夫幽獨之質。不揣冒昧。敢預託葭莩之好。將來佇看高賢。作蒼生霖雨。則老朽亦叨光被多多矣。章士奇拱手道。末輩不過蓬茅下士。幸忝微名。安望騰達。承老丈過譽。實切惶愧。老者道。不然。邇來東





南半壁遭倭寇蹂躪。人民受其塗毒。將來正待高賢爲東南屏障。奠安百萬生靈。幸努力前進。勿生退步。老夫當拭目待之。叔姪二人連稱不敢。章士奇因問老丈僑居此地。不知府上還有何人。陶公道。家中尙有老妻。長子陶雲忝登兩榜。選授晉省曲沃縣令。次子陶霖拙守家園。三子陶電弱冠未婚。頗具胆略。明日見時。尙冀青盼。將來俱在二位高賢樾蔭之下。念老朽預期拜託。幸勿遺棄。因明日三小兒到來。搬取老夫旋里。南北迢遙。相逢難再。今屈高賢降臨。尙有三事奉託。未知肯俯諾否。叔姪二人齊聲應道。承老丈不棄。凡有見教。敢不竭力奉命。陶公欠身道。固知高賢千金一諾。與尋常行路之心。不啻霄壤。因拱手道。老朽寄寓此。問曾螟蛉一女。年將及笄。才德工容。頗稱全備。明日小兒前來搬取老夫。此女亦當同返。但道途差別。不



得不預託高賢以釋疑惑。因目視邢公子對章公道。百年之好。固已前定。但刻下未敢便言。因將來尙有他待。小女亦不宜預占此籌。有妨親疎之道。尙須待字數年。到姻緣會合之時。還祈台翁作一月老。不但成此百年之好。且成一千秋佳話也。再知台翁有一令表姪女。年亦及笄。與老夫第三子。常有夙緣。幸祈勿棄。結此朱陳。則老朽與台翁。又成至戚。更沐榮施。再者小兒到此。尙在迷途。務懇二位。同相指示。庶不使他茫然無措。小女本當明日相見。將來總成姻眷。不妨先叫出來拜識尊顏。當下吩咐使女。請小姐出來。不一時。只見裏面兩個使女。擁着一位未及笄的女郎。蹣跚而出。章士奇立起身來看時。果然好一位小姐。美麗輕盈。容光四射。因說道。不敢起動。只以常禮相見。這邢公子却在章公後面。定睛觀看。真是一個絕色佳人。見



他輕盈蓮步。走到下邊。陶公道。且遵命。只行常禮。那女郎便望上深
深福了四福。章公叔姪。還了禮。便請尊使。那女郎復向邢公子廻眸
一視。微哂而入。邢秀不禁驚爲絕色。呆思一會。不知後事如何。且聽
下回分講。



第十回 邢秀才母子祭坟 章士奇荒野遇異



第十一回

念美色悵憶奇夢

尋父棺錯發閨女

却說章士奇與邢秀恍恍惚惚。雖聽了陶公這一片言語。究境茫然。無着。因道。老丈之言。自當從命。但恐有不到之處。幸勿見罪。陶公道。適纔都是老朽肺腑之言。且事有定緣。明日卽見。只望台翁重此然諾。勿虛老朽今夕之言。當下又叫老蒼頭移開桌席。擺出果餌數盤。清酒一壺。陶公執杯在手。道。塵土之物。不敢奉勸。此從淨土得來。聊敬一樽。庶不虛此良晤。章公與邢公子謙讓就坐。陶公親自各奉一杯。然後自斟一杯相陪。二人飲之。覺芳香清冽。色味俱佳。與家醪迥異。數杯之後。似覺微醺。章公遂與邢公子起身謝別。陶公道。卑栖斗室。亦不敢久屈台光。因扶杖送出門外。卽將所執之杖。插於門傍。與



章邢二人道此卽老朽住處以杖爲記。明日幸祈台駕過此。小兒到來卽乞指示。小女千金重託。幸勿相訝。章邢二人應諾。遂相揖而別。轉瞬之間。不見老者房屋。村落俱無。惟有幾株疎柳。一片荆榛。在星光月影之下。飢粟寒生。共相驚訝。章士奇道。我們莫非是夢。邢公子道。分明與老叔在此。何曾是夢。章公定睛審視。依稀認得此處。是叢葬之所。且見塚傍有一枝野竹。因風飄動。因對邢公子道。你看這一枝野竹。豈不是那老者所執之杖。邢秀道果然。大是奇事。難道我們竟在幽室中。與鬼談坐了半夜不成。章公道。陰陽之原。不足爲怪。人鬼自來有。只是這老者如此靈異。所說之事。再三囑託。必非無因。况他分明說是江西籍貫。僑寓在此。必定是客死於此。這是他埋葬之所。又說他三子陶電。明日到來。搬他回籍。要我們與他指點處所。這




是分分明明。的說話。來朝必有下落。我們明日。必須到此。看個動靜。方纔所飲之酒。尙覺芳香滿口。難道地下。也有此美醞。邢公子道。那老者。說是從淨土得來。必非塵垢之物。可知我們。且回到庄中。再作理會。因此兩人。又將此地。認識了一回。章士奇。猶恐有錯。又扳了一條大柳枝。插於地上。然後。看着方向。取路回庄。此時。已是參橫月落。夜色深沉。正走間。只見。前面有人。聲燈火。遠遠而來。却不知。是何緣故。章士奇道。這一定是。來找尋我們的了。當下。喝問了一聲。果是那。些燈火隊裏。回應了一聲。迎將上來。却是。家人同佃戶等。到二更天。氣不見。主人回來。四下。找尋不見。因此。又叫了兩三個。佃戶。執着燈火。提棒大家。商量。只有這。北郭。是一調野路。常有。迷失之人。因此。就從這裏。找來。聽得。吆喝之聲。恰好。迎着。因道。夜靜更聲。怎麼。大爺同。



大相公。從這條僻路裏走來。章公隨口答道。貪看月色。信步到此。正要回來。却好你們尋到。衆人道。這條路荒僻得緊。若遇陰雨時。人就不敢行走。往往有見神見鬼。迷失道路的。章公笑道。這還是人膽小之故。當下大家一同回庄。約有五六里遠。近到得庄中。吩咐家人。取一大壺酒。并幾碟果品小菜。到書房中來。我與大相公再飲一杯。你們也取幾壺酒吃了。好睡。不必伺候。家人取了酒。果到書房擺下。然後大家各去飲酒安歇。不題。章公與邢公子。一邊飲酒。因說那老者形容言語。歷歷分明。那個女子。說是他螟蛉義女。意中已深屬於你。却又不肯明言。說要待數年之後。囑我爲媒。方成百年之好。若果與賢姪有姻緣之分。則此女必當再世還魂。現今陰陽相隔。此話實不可解。怎麼又知道我有個表姪女。與他第三子有姻緣之分。若說是



假言猶在耳。若說是真。尙無影響。究竟不知是真是幻。邢公子道。且莫管是真是幻。我同老叔明日竟到那個所在。去探看動靜。拚着一日功夫。或者果有其人到來。搬柩亦未可知。况看那老者。容貌端方。言詞誠實。必非虛幻。且說他長子陶雲。現在曲沃知縣。一發鑿鑿有據。明日一查。便知真假。又說那女郎。明日必當相見。這是還魂無疑。若是果真。倒是一件創古奇事。這老者雖然是鬼。如此靈異。却也不是尋常之鬼了。但所說老叔與小姪。日後功名之事。在老叔固無可限量。於小姪却斷不敢作此妄想。此真所謂聽說鬼話耳。章公笑道。不然。且到明日。若果無影響。只此一事。盡成夢中幻境。若果有下落。又何嘗不可憑信。兩人說話之間。酒已用盡。此時夜氣清涼。遂各就寢。這邢公子因暗想那所見女郎。真是絕色佳人。若果能得此佳偶。



也不枉爲人在世。只可惜是鏡花水月。恐終是夢。又想了一回。方纔睡着。且說這章士奇睡去。朦朦朧朧似夢非夢。見他父親携杖而來。吩咐道。那陶丈與我往來甚厚。對你所言。並無虛謬。玉馨得配陶生。可稱佳偶。姻緣前定。無可改移。不可當面錯過。切記切記。說畢。扶杖而去。章士奇正欲上前拉住父親問話。忽被地下一滑。跌了一交。醒來却是一夢。大自驚異。正欲起來。說與邢公子得知。却見他睡熟。不好驚動。因想這事果然奇怪。父親所說。又與陶老之言相符。不料陰陽間隔。竟有如此靈異。因想玉馨姪女。我原有此意。與邢公子結姻。現在一處。未便開口。欲待其歸時議及。不料他却另有這段姻緣。幸我未曾出口。可見事皆前定。非人力可爲。但不知這陶電是怎樣人物。諒明日必有下落。左思右想。不能成寐。到了交五鼓時。纔沉沉睡



去且不說二人安睡。却說那陶封君自送章那二人去後。回身與雪姐道。我已將汝兄妹兩人之事。盡託章公周旋。他是人中英傑。一諾千金。必不負我所託。况我日前。又與他令尊相會。也曾諄託他了。事已萬妥。那邢公子汝已見過。才貌雙全。日後功名顯達。真堪與你爲配。况赤繩繫足。總然遠隔天涯。亦無變易。但遲早自有定數。難以相強。歸與汝母言之。靜待閨中。不必他議。明日汝三兄到來。正是你回陽之日。見你三兄。不須迴避。將我繼汝之事。一一與他說知。且有章那二位灼見他。無不信的。汝今可往己室等候。明日必當先發汝塚。雪姐含淚道。蒙恩父慈庇。真是白骨再生。只是從此陰陽間隔。不能再侍膝下。心實難捨。陶公笑道。汝他日恩榮濟美之時。夫妻同至墓前。澆奠一杯。爲父欣慰不淺。雪姐聽說。垂淚叩別。尙依依不捨。忽聞



第十一回 念美色惜憶奇夢 尋父棺錯發閨女

八

雞鳴喔喔。陶公催促再三。雪娟纔含淚而歸。從此父女二人。已是陰陽相隔。再說章士奇。與邢公子。安睡書房。此時初秋天氣。日長夜短。及一覺醒來。天已大亮。叔姪一同起來梳洗畢。章士奇道。我昨夜又得一奇夢。正要與你說知。因見你睡熟不好驚動。邢公子道。不知老叔。又得何奇夢。章士奇道。說來真正奇怪。因將先父夢中吩咐的話。說了一遍。你道奇也不奇。邢公子道。既叔祖如此顯靈。又與陶公所。言符合。這件事。便真實無疑了。今日小姪與老叔。吃了早飯。卽往彼處。一探動靜。不可遲誤。章士奇道。天氣炎熱。何不先着人往彼處探看。倘果有消息。卽回來通報。然後我們再去。如何。邢公子道。老叔所說。雖是若依小姪愚見。還是先去等候的爲是。若果有斯人到來。便可與他指示。說明原委。一來信我們果有此一段幽顯奇逢。二來也。



見我們這一番真實情義。况年前天氣。尙不至十分酷熱。且好往樹林中乘涼歇息。老叔以爲何如。章公大喜道。不差。我們吃過早飯就去。只帶一個家人。携一壺好茶解渴。倘有動靜。便可着他回來。叫人助力。當下吩咐快些收拾早飯。并着預備一棹盛飯。省得臨時備辦不及。叙話之間。飯已端正。叔姪用畢。隨帶了一個家人。携了一壺泡茶。緩步從叢葬處來。尋到了昨夜所經之處。果見一株野竹。在上下兩塚相傍之間。所插柳枝。亦在審視不差。但看兩塚。相去不遠。却不知那一塚是陶公之塚。正在議論。見日色甚大。此處雖有幾株野樹。却不能遮陰。章公指道。我們且到那邊樹林中。去暫憩。二人因同到林間。席地而坐。吃茶閒話。看看等到已牌時分。只見遠遠從南道上來了一行五七人。手中各荷鋤鋤等物。却從叢葬處而來。原來這叢



第十一回 念美色情憶奇夢 尋父棺錯發閨女

一〇

葬處。周圍約有三十餘畝寬大。四圍墳塚纍纍。高低不一。却見那一行人。正從這去處來。章士奇喜道。這不是來了。大家站起來觀看。只見那些人。左盤右旋。周圍尋覓。他叔姪二人所憩樹林。相離不遠。看得分明。章公對邢公子道。你看那素衣冠的魁梧少年。一定是陶公之子。邢公子道。是他無疑。我們須上前相見。與他指示。遂同迎將上來。遠觀未盡。近覩分明。見這少年。生得面如滿月。唇若塗硃。兩道脩眉。若聚山川秀氣。一雙河目。似分秋水澄清。七尺上下身材。二十以來年紀。縞素衣巾。手執桿棒。腰掛七星。聲音清越。氣宇軒昂。章士奇暗喜道。果然好一表人物。見他率領一行五六人。正在那裏各處審視。章士奇止不住上前拱手道。尊駕莫非是吉水陶三兄。來此搬取令先尊靈柩的麼。那少年也正見二人。來得有意。方欲動問。聽見叫



出自己姓氏來歷。倒吃了一驚。連忙迎上前來。深深打了一恭道。尊台何以預知晚生姓氏來歷。章士奇回了禮。便道。此事說來話長。且又奇異。但此處非長談之所。且請完了正事。屈到敝庄。慢慢相敘。陶電看二人時。一個豪雄出衆。天表亭亭。一個瀟瀟不凡。丰姿濯濯。因又與岑公子對揖畢。便拱手請問二位上姓高名。稱呼名分。先嚴之塚。想二位必知所在。章公道。弟姓章名英。字士奇。就在此村住居。又指邢公子道。這是世姪。姓邢名秀。字玉峯。祖貫金陵。客遊於此。所說令先尊的坟塚。我兩人昨夜方纔知道。今日特地到此相候。果見尊駕到來。陶電驚訝道。這一發奇了。先父寄葬於此。也是兩個年頭。何以老丈昨夜纔知。怎麼又知晚生今日到來。更是奇怪。望乞明示。章士奇道。且慢。我與兄且到那裏觀看。還有個斟酌之處。因携着陶電。



一同到這野竹處來。章公指道。此處便是。但這兩塚相連。却不知那一處是令先尊之塚。陶電一發。不知因道。去年老父同舍親陸公在貴鄉作客。老父因病而亡。舍親即將老父之柩。寄葬於此。後來舍親回家。又爲倭寇所阻。耽遲道途。直到今春。纔到舍下。通知原說。外有木標爲記。內有磚塊勒名。晚生原欲喚舍親同來。不料舍親回家不久。亦得病而亡。因此晚生只得獨自前來搬柩。誰知竟尋不着木標形跡。今日得遇老丈。邢兄實出萬幸。但老丈既有所知。還祈老丈與邢兄斟酌的。是章公與邢公子道。總在這兩塚之間。却如何分別。邢公子道。依小姪愚見。只怕昨夜所見女郎。莫非也是此處。如今不妨將兩塚俱發。卽有差訛。則此處俱係無主之塚。有何妨碍。章公笑道。此言甚善。因對陶電道。此竹與下塚較近。且土色又比上塚更新。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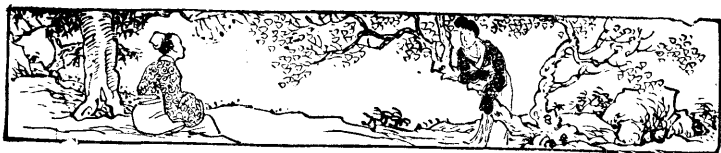
先尊瘞此不久。諒必就是此塚。且試發不妨。陶電又聽得邢秀說出甚麼所見女郎。真是摸頭不着。此時亦無可如何。只得叫這些個雇來的土工。一齊動手。先將下塚起發。不到四尺來深。早見棺木。遂將四圍黃土掀開。見棺木尙鮮明完好。陶電四下尋覓。並無勒名磚塊。心下懷疑着急。因向章公道。從前舍親原說有標木名磚爲記。今既無標木。又無名磚。難以憑信。却當如何。章士奇未及回答。這些土工內有兩個有年紀的道。這個義塚地內。常有他親人到來啓棺。只要認得方向。就沒有了記認。便依着方向亂掘起來。上春頭也是一個外路客人。到這裏來起他叔子的棺材。起了五六塚。纔得起着。這起動了的。仍然與他掩好。做個羹飯。燒些紙錢。就無妨了。章公道如此說。且將此棺與他掩蓋。那上面的塚。必是無疑了。衆人正欲掀土掩



蓋只聽得棺內呻吟之聲。叫道：你們不須掩蓋。快些開了棺木。放我出來。衆人聽見。驚得個個縮頭吐舌。滿身毛孔。都直豎起來。那那公子。不禁笑逐顏開。便對章公道：老叔這是所見女郎。無疑了。快些開棺。便見分曉。陶電不知其中緣故。只是作聲不得。章公笑道：這棺中却是令妹再生。不必驚怪。開了此棺。令先尊之棺自見。當即吩咐衆人。你們可將這棺木。四圍輕輕撬開。不可大驚小怪。陶電聽說。愈增驚愕。這衆人見章公說話有因。都懷着好奇喜異的心腸。且要看這棺裏面的光景。都道：總然是個活鬼。青天白日。有許多人。怕他做甚。遂一齊動手。將棺蓋起出。掀起蓋來。却見裏邊一女。側身而臥。面色如生。轉瞬之間。已掉過身來。慢慢坐起。秋波開視。看見章公。便開口道：昨宵已拜識尊顏。又看陶電道：這必是陶家三哥了。當時陶電



與衆人俱大爲駭異。惟章公與邢公子歡喜無已。因對陶電道三兄不須驚訝。此事一言難盡。少刻便知。隨卽吩咐同來家人。卽速回庄備兩輛太平車來應用。又吩咐如此如此。不可有誤。家人答應如飛而去。欲知雪姐還陽後。有何分教。且聽下回分講。



第十一回 念美色悵憶奇夢 尋父棺錯發閨女



第十二回

回陽世義妹勝同胞

遇異鄉賢東成至戚

却說章士奇當下吩咐家人。卽速回庄。備太平車兩輛。一輛內鋪墊坐褥涼蓆。卽着一庄家婦女。到來陪侍小姐。一輛搬陶公靈柩。家人答應去了。因對衆人道。你們不須驚怪。再世還魂的事。從古甚多。不足爲奇。此時雪姐已慢慢扶出柩來。先與章公道。此處不敢爲禮。且到老叔府上。再爲叩謝。又對陶電道。三哥不必驚訝。小妹代兄侍奉父親。陰間陽世。總是一般。父親盼望三哥。已知今日必到。再世相逢。亦是定數。這上邊就是父親坟墓。便可速起。其中緣故。三哥只問章老叔與邢公子便知。陶電見事出非常。又茫然不解。只得漫爲答應。章士奇已吩咐土工。將上塚起發。不到四尺餘深。便見一具漆棺掀



開傍土果見頭邊有一塊方磚淨土。看時上泐吉水陶公之柩六字。陶電此時驚喜交集。喜者已得父親棺木。驚者不知這女郎還魂來歷。又見章公與邢生十分歡喜。料其中必有原委。因向雪姐道。小姐稱我爲兄。諒必有故。雪姐道。小妹在地下侍奉父親。一如人世。卽三哥家事。我已悉知。豈得無故。陶電聽了。復問章公道。老丈既知其詳。請先言大概。章公道。不必性急。待到敝庄。慢慢再敘。此時已將棺木起出土來。陶電不禁撫棺大慟。章公再三勸止。陶電看棺木時。却還堅固。尙無傷損。此時衆人七張八嘴的道。我們只耳聞說。古來有還魂的事。那得眼見。不想今日竟眼見這樣的奇事。真正是千載難逢。又說這個姑娘。且是生得齊整。日後只怕還要享大福哩。我們聽得當初有個甚麼杜麗娘還魂的故事。想來也與今日一般。大家互相



談論不已。陶電又細看這女郎。日中有影。毫無所異。且舉止幽閑。容質端麗。聲音嬌朗。話語有源。諒無怪異。只不知是何來歷。當下日色正午。頗覺炎熱。章士奇正欲讓雪姐陶電同往樹林中少息。却遠遠見二輛車子。如飛而來。章士奇對陶電道。此去小莊不遠。屈到那裏慢慢再敘。因向這幾個土工道。你們工錢。可到我莊上去取。陶電道。他們六人已言定。每人工錢三百。昨已給發過一千。尙該找錢八百。叫他們同我到下處去取便了。章公道。不必尊寓。諒在北關旅店。想隻身到此。未必多帶行李。只要說知這家姓名。卽叫小价前往搬取。必無疎失。不必台兄自往。我們便可同往小莊敘話。又對衆土工道。這具空棺。尙無傷損。你們辛苦一場。卽與了你們拏去。變價均分。內中衾被等物。一并相送。該找工錢八百。卽到我莊上去取。衆人聽說。



第十二回 回陽世義妹勝同胞 遇異鄉賢東成至戚

四

甚喜。都道：「費得這半日工夫，各人到賺了數百文錢鈔。這口棺木極少也，賣他五七兩銀子，均分大家歡喜。」章公吩咐：「即將陶公靈柩擡在一輛車上，安放停穩。」又叫這庄戶婦人扶小姐上車，吩咐同靈車慢慢而行，不許顛動。陶電見章公爲人豪達，作事敏捷，十分欽敬。感激且急欲問知緣故，無暇到寓。因道：「承老丈高誼，敬當從命。但恐靈柩無處安放。」章公道：「已有措置，不勞費心。」陶電因說知店家姓名，并交出鎖房鑰匙。這些微行李俱在客房，一宿房金所該無幾。并衆工人的找頭錢，下處俱有。卽煩尊价到彼給發他們。衆人不必同往貴庄了。章士奇道甚好。當下這些土工，就將原帶來的繩索，把空棺網好。四個人抬着，跟隨章宅家人，回到北關，搬取陶生行李，找錢去了。章公與邢生相邀，陶電一同步行，往庄上來。到得庄前，見婦女們已



扶雪姐下了車。一同入庄裏去了。靈車在庄前停着。章士奇吩咐庄戶們。在祠堂東房內。設放兩條大板櫬。將靈櫃抬在居中。又吩咐家人。叫婦女們先與小姐飲姜湯開胃。當下陶電先。在庄前倒身拜謝。章公扶起。與那公子相讓。同進庄來。到了廳上。陶電從復與章公那生行禮畢。因向章公道。晚生到此。實是茫然。若無老丈與那兄指引。竟至束手無策。敢問老丈。何以預知其詳。乞卽見告。章士奇笑道。姻緣姻緣。事非偶然。此事說來。却是一樁創古罕聞的奇事。昨日因中元掃墓。卽同岑賢姪住此納涼。晚間閒去郊原。貪看月色。到一茂林中。少坐。忽見一蒼頭出來。傳說主人相邀敘話。我二人却不知不覺。隨着前往。到了一個所在。庄村屋宇。宛然見一蒼顏老者。年約六旬。狀貌清奇。長髯蒼白。邀入一室。燒燈敘話。也與人世無異。及動問姓。



氏云。是江西吉水人氏。姓隊名芳。字德達。僑寓於此。已有年餘。並道及二位令兄名字。因說尊駕。明日到來。搬取回里。恐不識認。住居。託爲指引。并呼令妹出見。說是過繼之女。明日亦當同歸。恐道路差別。預爲相託照料。此話聽時。未解其意。今日想來。正應着令妹回生。幽明異路之說了。并另有商託之事。却一半明白。一半含糊。彼時我二人。正不覺有陰陽之隔。又承留飲美酒。可見地下風光。不減人世。及相送出門時。將手中竹枝。植於門傍。說以此爲記。轉眼之間。我二人。却在星光月露之下。人跡房屋俱無。恍惚若夢。審視其處。却是叢葬之所。那所植之杖。便是那枝野竹。及回到庄來。已是三鼓時分。因此不敢負約。今早即到彼處相候。果遇三兄到來。所言一一相符。豈非創古奇聞。一大快事。陶電聽說這番情節。神情飛越。大爲悲感。道老



丈爲先嚴所敬仰。不以陰陽之隔。諄諄重託。此親親之誼。更加百倍。我與邢兄同輩。若不嫌鄙劣。從此敬當以叔姪相稱。老叔想不見棄。章公道。只恐不當。正叙間。雪姐却從後面梳洗畢。出到廳前來。向章公拜謝。又謝過邢公子。然後與陶電以兄妹之禮相見罷。章士奇正要動問地下緣由。卽讓坐於陶電上首。雪姐檢衽道。自分幽埋塵土。不料重覩天光。此皆老大人恩及九泉。老父感邀不盡。從此存歿均感戴德不朽。章士奇道。此皆令尊公靈顯。因以成事。何德之有。請問小姐家居姓氏。當時如何埋玉在此。雪姐垂淚道。此事言之傷心。因將住居姓氏。并如何隨父往外家拜壽。如何同乾娘回家。如何遭船戶用迷藥。將乾娘謀害。如何勾連媒婆。賣至曹府。如何哄騙上船。赴任。如何至起岸時。吐露真情。如何被惡婦得知。毒施捶楚。如何至處。



此旅店中捐軀自盡。又如何至地下。爲匪鬼欺凌。如何得遇仙姥。指點授藥。保全身體。并教相授老父。因蒙父親不棄。收留爲女。朝夕侍奉。并將家中母親與二位兒嫂。一一與我說知。父親在地下。已受了字章大哥誥命之榮。因此衆皆欽敬。都稱爲陶老封君。預知三哥今日到來。搬取恐無處尋覓。故昨宵相邀老叔。與邢公子拜託指示。還有拜託之事。老叔盡知。不須再說。把這前後緣由。細細說了一遍。大家方知有這許多緣故在內。共相驚歎不已。陶電道。如此說。真是我義妹了。且請問妹子的乾娘。是何姓氏。雪姐道。姓殷。娘家林氏。陶電驚喜道。這乾娘的兒子。可叫殷雄麼。雪姐驚問道。正是。三哥如何得知。陶電道。這又是一樁奇事。章公道。却是爲何。陶電道。小姪因搬柩前來。沿江順流而下。這日到了一個臨江大鎮。遇見一人。姓殷名雄。



說他母親同一小姪探親不回。分頭尋找。却在彼處尋着母尸。號天大慟。那時小姪上岸。問知緣由。却與妹子所說一般。小姪見他路途莫措。遂分贈棺資。權厝江東。又看他儀表非俗。卽與他結爲異姓骨肉。如此說。這死者是義妹乾娘無疑了。雪姐聽了。傷心墮淚道。我乾娘果被賊人害了性命。此仇何日得報。家中生父。又不知爲我如何痛苦。想到此處。不禁放聲大哭起來。陶電勸道。這是大數。妹子且免傷悲。卽如今日。妹子死而復生。也是定數。豈人力可爲。明日愚兄順道送妹子回南。便可與老伯相會。這凶徒既有姓氏來歷。便可稟官拿獲。以報此仇。章公道。此乃小事。不幸之中大幸。且免傷悲。雪姐拭淚道。三哥所遇的殷雄。正是我乾娘的親子。自幼我父親因無子息。原欲過繼他承祧宗祀。只因乾娘現在稱呼不便。因此未曾舉行。小



妹自小與他兄妹相稱，爲人極善，最重義氣，慣抱不平。父親見家計淡薄，因叫他在叔父處習學生理，不想又遇見三哥，結爲兄弟，實是難得。只可憐我乾娘，反是我累他死得好苦。說畢，悲泣不勝。陶電道：「殷家兄弟堂堂一表，膽勇過人，愚兄再四勸他投充武勇，從戎効力，他已允從。將來必然發達，未可限量。大家叙話間，家人已將陶電行李搬到，除去找結房錢工值之外，所餘之物，點視不差。陶電道：「却是

有勞，再當相謝。家人却稟道：「如今北關上都知道有這件奇事，明朝只怕有許多婦女們要來看小姐。裏章公笑道：「這原是一件奇事。婦女們來看看何妨。此時日已午，正家中稟說飯已完備。章公道：「今日已預備粗飯一棹，先與尊公權爲祭奠，然後同享祭餘。陶電不勝感激道：「老叔雲天高誼，存歿均沾。章公道：「小事何煩掛齒。當即吩咐家



人主尸將祭棹抬往陶公柩前擺供端正點上香燭一同前往祠堂。先是章公與邢公子上下肩一同拜奠。陶電兄妹在傍涕泣叩謝。然後兄妹拜奠畢不禁痛哭了一場。焚化冥資。陶電遂與雪姐另拈香一炷。同到章公祠堂中來叩拜。章公阻之不住。遂陪他兄妹行禮畢。然後一同到店上來。章士奇對陶電道。令尊棺木雖無傷損。但水陸長途常須搬動。倘於路有失。反爲不美。依愚見。竟在這裏用堅固木料做一只薄外槩。則途中便萬無一失。陶電道。老叔所見極是。只是又要累老叔費心。章公道。這却不費甚事。當下雪姐自有婦女接行。裏邊陪待。這外面客位安放棹席。讓陶電在左。邢秀對面。章公主位相陪。家人斟上酒來。陶電舉杯謝道。天涯萍跡。幸得遇老叔。如此周備。卽骨肉至親。亦不過如此。不知他日何以爲報。章公道。論今日之

事果是一段奇聞。千秋佳話。然將來與二位老賢姪親親之誼。正未有艾。今日幸聚大事已完。且須寬飲一杯。以解道途勞苦。明日屈到舍下。安息幾時。正好細談衷曲。且尚有正事相商。陶電道。小姪因搬父柩星夜前來。老母在家。日夜懸望。因不敢久停。今蒙老叔如此恩誼。小姪亦不忍遽別。只是明日。先要懇煩老叔。覓一作槨材料。并懇老叔。卽雇匠人。一做。章士奇道。此事甚易。材料現有。明日卽可動工。老姪總欲急歸。亦須屈留十天半月。一來尚有相商事情。二來亦可少盡地主情誼。陶電道。明日自當同小妹登堂拜謝。請問尊府。還有甚人。離此多遠。章公道。不過十餘里地面。舍下還有老母拙婦一個小兒。尚在幼齡。又問邢公子府居金陵。在城在鄉。幾時到此。邢公子亦將住居。并同老母避仇到此緣由。說了一遍。陶電道。原來老伯母。





也在此間。明日一併跪拜。大家一邊叙話飲酒。彼此情意相投。各帶微醺。用飯畢。章公卽邀到花園內。在一座亭子上納涼。這亭側山石玲瓏。四圍叢篁交翠。大家倚欄坐下。家人送茶來吃過。陶電對邢秀道。弟從江南一路來。聞人說那侯巡按狼戾自用。聲名甚是不好。但明歲鄉場。兄亦當回南應試。邢秀道。正是只爲此人未去。尙在躊躇未定。陶電道。此是進取之階。豈可錯過。總然此人爲仇。但亦不能禁止入場之事。一登黃榜。他其奈我何。章公道。我也正如此勸他。因問陶電道。老賢姪青春多少。英偉卓立。將來必當大任。陶電道。小姪年纔十九。雖僥倖武學。技藝荒疎。正要求老叔指教。章公笑道。功名之念。頗不置懷。但見獵心喜。閒時不過借此消遣。改日正要着賢姪妙技。因問字章令兄。此時諒已丁艱回里了。陶電道。小姪出門時。本地



文書已是早發。况得信後。卽先揣差前去。計聞諒已早到。但知縣衙門。錢穀交代。恐一時不能動身。正不知歸與未歸。此時三人各叙家常。談文論武。亶亶不倦。邢秀看陶電胸襟磊落。是個英雄豪俠。陶電見邢秀言論恢宏。是個俊逸儒流。二人交相敬羨。章公見他們情投意合。氣誼甚殷。因道。我看二位賢姪。青年卓犖。一文一武。將來萬里雲程。不可限量。予何幸得此。你們既如此敬愛。亦不必効世俗常情。從此結爲兄弟。何如。兩人起身拱手道。老叔大人。卽是主盟。日後倘有負心。卽如此日。當下叙齒。陶電長。邢秀一年。應當爲兄。自此二人卽以兄弟相稱。倍加敬愛。章公大喜。復命取酒。在竹亭小酌。三人暢叙。直到夜深人靜。纔回房安息。章士奇當下吩咐家人。明日一早如此。不可有誤。不知章公吩咐家人。是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3628

